



□ 12
3773
4



口12
3773
4



禮記補疏卷一

江都焦循學

不好狎注為傷敬也人則習近而好狎

循按賢者狎而敬之注云狎習也近也謂附而近之
習其所行也然則此注習近二字解狎字敬即在狎
字內狎之正所以敬之乃惟其為賢人斯可以習近
為敬若不問其人之賢否概以習近為敬則是好為
習近苟於敬人為好狎亦為傷敬故云人則習近人
則二字解好字也傷敬謂傷於用敬猶輕死謂之傷
勇輕與謂之傷惠正義云若直近而習之不加於敬

則是好狎非注義矣夫附而近之至於習其所行所以敬之者至矣惟不問賢否遇人則附近習其所行斯則習所不當習敬所不當敬也

立不中門注中門謂棖臬之中央

循按孔穎達謂門有一臬賈公彥謂門有二臬考玉藻既云君入門介拂臬大夫中棖與臬之間士介拂棖又云賓入不中門賓不中門斷無大夫轉中門之理然則中棖與臬之間非中門無疑鄭氏彼注云君入必中門上介夾臬大夫介士介雁行於後示不相沿也夾臬繫承君言雁行繫承上介言則夾者與君

夾後者後於上介君行兩臬之間近臬上介隨君後而當臬外大夫隨上介後而當棖臬之間士介隨大夫後而當近棖雖相隨而斜若雁行故其步趨不相沿然則君行中門在兩臬之間大夫行棖臬之間非中門也鄭氏注聘禮引玉藻而釋之云門中門之正也以門中明中門知爲門之中非棖臬之間棖與臬之間非正也又云不敢與君並由之敬也正以兩臬之中惟君獨行賓不敢並若一臬分行兩畔不可爲並矣聘禮注又云介與擯者雁行卑不踰尊者之迹亦敬也此與不相沿相發明謂上介尊於大夫大夫

禮記卷一
尊於士上介既拂臬則大夫不敢沿之亦拂臬以致
踰其迹故中棖臬之間以爲敬若經文之中門卽棖
臬之間則賓不中門大夫反中門斷無此理且大夫
不敢踰上介之迹而轉敢踰君之迹非鄭氏義也孔
氏玉藻疏引皇氏崔氏以中門卽棖臬之間非是皇
崔之說蓋以此注言棖臬之中央爲玉藻中棖與臬
之間不知棖與臬之間與棖臬之中央文相似而實
不同推鄭之意棖臬之中央謂兩棖兩臬之中央也
說文半門爲戶兩戶爲門是兩棖之間統謂之門門
之司啟閉者爲扉臬則所以介此門者一門介而爲

三必用二臬曰中門則必中於門卽中於兩棖兩臬
之中央曰中棖與臬之間則中於一棖一臬之間曰
闔門左扉立於其中則居扉之中扉自棖而過臬當
兩臬之中則扉中又異乎棖與臬之間有時謂之門
中猶不必其正中如士冠禮特牲饋食禮云門中臬
西闔外聘禮言立於門中以相拜此如室中爲一室
之中房中爲一房之中廟中爲一廟之中是亦門爲
大名之證若中門則正中矣猶中堂必中於堂中庭
必中於庭中席必中於席中道必中於道棖與臬之
間可稱中門將中堂西楹之間可稱中堂中庭以東

亦可稱中庭矣

則必鄉長者所視注為遠視不察有所問

循按不察謂目眊不明察上從於先生注云先生老人教學者老故目不明此長者即先生也

將適舍求毋固注謂行而就人館固猶常也求主人物不可以舊常或時乏無

循按下文聲必揚承上將上堂則求毋固必承將適舍將適舍尙未適舍何遽求主人物意與上不屬竊謂求謂求入也主人固辭則可以不適矣若主人固辭吾固請或主人有他故不欲見客或主人以厭惡

疏遠我固請適之戾矣玩下由上堂而及入戶此適舍以在門請謁時言也

長者不及毋僂言注僂猶暫也非類雜

循按廣雅僂疾也暫猝也謂不可猝然急疾言之也說文僂僂互不齊也僂互不齊即非類相雜詩小雅漸漸之石惟其卒矣漸漸即巉巉衆石之中特高銳而出其名為卒即以其猝然也猝然銳出於衆中是非類雜出而僂互不齊也言未及已而猝然以言銳出自見猶石之銳出以自高也非類雜三字與暫義相足

毋勦說注勦猶擊也謂取人之說以爲己說

循按毛詩傳摻擊也廣雅摻操也勦取也釋名操鈔也說文鈔義取也勦擊摻操取義同鄭以擊訓之又以取明之胡詮禮記傳云勦猶抄也襄二十五年崔慶之盟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杜預云讀書未終晏子抄答易其辭是謂勦說依是則鈔乃易人之說蓋人說未終而我斷絕其說以爲我說曹氏憲博雅音云禮記無勦說鄭注云勦由擊也謂取人之說春秋左傳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杜訓爲勞是則勦

從刀而勦從力明矣說文刀部無勦有剝云剝絕也夏書曰天用剝絕其命力部云勦勞也春秋傳曰安用勦民天用剝絕其命今在甘誓正作勦然則毋勦說之勦卽甘誓之剝公羊傳云其言取之何滅之也鄭言取人之說以爲己說謂斷滅人之說以己之言篡之訓取訓絕義正相輔若謂襲人之言此乃雷同玩承上正爾容聽必恭是聽先生之言時事不待其言之終截取以爲己言與聽其言而隨而附和之均非恭也此勦字爲廣雅勦取也之勦爲說文剝絕也之剝與勦民之訓勞者迥異曹氏辨之甚精勦之訓

禮記補疏卷一 五
勞與取絕摻擊之義不相合若云以手搯持不免於
勞轉爲俗矣

笑不至矧注齒本日矧大笑則見

循按釋文矧本又作哂說文笑不壞顏曰矧廣雅哂
引皆訓笑一切經音義云哂字書作引或作引引三
蒼云哂小笑然則哂乃矧之假借笑不壞顏故爲小
笑此注訓矧爲齒本申言大笑則見蓋讀矧爲齧之
假借說文齧齒本也不以爲哂經稱笑不至矧則是微笑不
大笑若矧爲哂之微笑是不至矧爲不微笑不微笑
是不笑不得云笑不至矧也

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注慎物齊也

循按不讀神農黃帝之書不知針灸本草脉訣不可
爲醫一醫字已詳審其能讀書知藥物矣然又必祖
孫相傳乃不致以紙上陳言誤人生死所爲慎物齊
者如此不知醫而徒以三世固非慎徒以其讀神農
素問之書而不三世亦非慎彼不能讀書不可爲醫
而妄稱爲醫者早屏之不論不議又何問其三世否
也潛邱劄記言元人葛恆齋嘗立說以爲醫當視時
之盛衰爲損益劉守真張子和值金人強盛民悍氣
剛故多用宣洩之法及其衰也兵革之餘饑饉相仍

民勞志困故張潔古李明之多加補益愚謂司天在泉素問詳矣而三元甲子以百八十年而周上元風木中元火土下元金水氣化既殊治法亦異非三世不足以目驗知之

雞曰翰音注翰長聲也

循按說文翰天雞赤羽也又云鶡雉肥鶡音者也魯郊以丹雞祝曰以斯鶡音赤羽去魯侯之咎蓋翰音之名本於鳴聲之長周之典禮專其名於雞雞不一種其雄而赤色高大而肥者應時仰首高鳴用此為犧故以翰音名之以其用之於郊則稱天雞以其色

赤則稱丹雞以其鳴聲之高則稱翰音實即雞之雄而色赤者今人祀神必擇雄雞之紅色長尾高鳴者仍古之遺非別有異也

鹽曰鹹鹺注大鹹曰鹺今河東云

循按水經涑水注春秋成公六年晉謀去故絳大夫曰郇瑕地沃饒近鹽服虔曰土平有漑曰沃鹽鹽池也土人鄉俗引裂沃麻分灌川野畦水耗竭土自成鹽即所謂鹹鹺也

四足曰漬注漬謂相澣汗而死也春秋傳曰大災者何大漬也

循按說文灑漬也字與漸通廣雅染汙也灑汙猶云
漸染也謂瘟疫相漸染今里俗稱牛豕之死爲瘟猶
古之遺意也

庶人之摯匹注說者以匹爲鶩

循按白虎通瑞贄篇引曲禮而解之云匹謂鶩也注
所云說者指此蓋周禮大宗伯以禽作六摯庶人執
鶩用以相準故以此匹爲鶩匹之訓爲偶爲雙不知
何物故擬之云此偶謂鶩謂兩鶩也非匹有鶩訓孟
子力不能勝一匹雛趙岐注云人言我力不能勝一
小雛以匹爲小孫宣公以爲少字之譌是也注稱以

匹爲鶩卽與匹謂鶩同意訓詁之體凡謂之云者皆
非定稱也鄭注士相見云庶人之摯鶩此自用大宗
伯非易曲禮之匹爲鶩也釋文直音匹爲木正義直
云匹鶩也失注義

喪三年以爲極亡注去已久遠而除其喪則弗忘之

矣注則之言會

循按亡除去三字義相近此注除字解亡字除其喪
之喪卽經文喪字經文喪字句三年以爲極句亡字
句亡卽亡去其喪故云除其喪去已久遠四字解三
年以爲極至於三年喪已極矣宜除去其喪下文作

轉言喪雖亡而心則不忘正義以喪三年為句以為極亡為句於辭未達

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注攝猶貸也

循按古訓代為更訓貸為假此時夫子使者未至而冉子以已物將之是假借而非更易故云猶貸也下云不誠謂假借則不誠實正義用代字意雖不遠而究非貸字義

未嘗見齒注言笑之微

循按謂大笑見矧微笑見齒未嘗見齒直不微笑也以為沽也注沽猶略也

循按儀禮喪服傳冠者沽功也注云沽猶麤也又大功布注云其鍛治之功麤沽之麤沽猶云姑且居處言語飲食注循爾自得貌為小君惻隱不能至

循按術古與侃通說文訓侃為剛直行為喜貌爾雅訓術為樂廣雅訓術術為和於是論語侃侃如也孔注訓和樂貌是通侃侃為術術也漢書張敞術術履忠進言後漢樊準傳每燕會則論難術術此通術術為侃侃也章懷注術術為和樂非此術爾當通侃處小君喪但形其剛直而和樂之容不存與上大夫言闾闾闾

和悅而諍也和悅而諍是和悅與剛直相兼侃侃則
但剛直而已詩羔羊序云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
羊箋云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委蛇委曲自得之
貌節儉而順心志定故可自得自得本之節儉正直
節儉正直是剛直不是和樂此注以自得解衍爾形
其本來之剛直無哀痛亦無喜樂也

銘明旌也注神明之精

注循按說文旌游車載旌析羽注旌首所以精進士卒
釋名析羽爲旌旌精也有精光也旌之義取於精故
以精解旌

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注以己字言誰有強
使女者與僭於禮有似作機巧非也以與己字本同
其毋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注毋無也於女寧有病苦
與止之注自按本母毋兩字短音無也於女寧有病苦

循按此注詳明正義亦了釋文出爾注云古以字然
則爾以之以本作注不得以之以本作已後以不得
已作以故鄭明之且云言誰有強使女者與此正摹
寫豈不得已之口吻又申言之云以與己字本同謂
當時以己二字通用其云僭於禮有似僭於禮承上
公室視豐碑僭天子三家視桓楹僭諸侯有似二字

承上魯有初三字此雖僭禮而魯行之既久是爲故事可以似續而行若作機巧則前未之有是可已止者也豈有人強之而不得已止乎注意明白可見人之母指季康之母其母之母注明訓爲無母之爲無猶以之爲己其無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猶云其無以嘗巧則病者乎中複者乎二字乃屬文之法無可疑者自刻本母母兩字或有譌誤萬氏充宗遂讀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作一句是不讀以爲己而改母爲母無論非注義而古人屬文頓挫曲折之妙盡失說者或又讀則豈不得爲句以其母以嘗巧

者乎作一句謂以人之母嘗巧指般言般以人之母嘗試其巧則得矣謂以其母以嘗巧指康子言康子以母嘗巧則病矣若然宜云以母嘗人之巧則病者乎今日以其母非向康子矣公肩假呼般之名又稱之曰爾爾字一氣貫注噫字注疏句讀甚精無容疑貳以己同字余於詩箋詳之

請庚之注庚償也

循按庚同更更代也庚亦同賡此歌彼和謂之賡彼有而我犯之如彼與我我因而償之一往一來更番相代之義也

禮記疏義卷一
賈賈然來注賈賈目不明之貌

循按孟子則眸子眊焉趙岐注云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廣雅蒙蒙冥冥昧昧暗也眊賈蒙蒙冥一聲之

轉

祭用數之仿注算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

循按易繫辭傳云歸奇于扚以象閏虞仲翔云扚所揲之餘說文無仿而有扚以易筮之扚解之仿卽扚也不曰數之餘而曰數之扚正取揲筮之義易筮以四揲之所餘者謂之扚此制國用之法三年餘一則一年餘三分之一一年餘三分之一則一年所用爲

四分之三合之爲四分是每年所入以四分之猶易筮之以四揲之也於此四分之外先取一分以爲祭用如先有扚數二十一而後知得少陽四七之數先有扚數十三而後知得老陽四九之數故借揲筮之扚以明之也設如五十里之國爲田萬二千五百畝畝一鍾鍾六斛四斗共八萬斛以四四數之每分二萬以二萬爲所蓄以六萬爲一歲經用則無扚惟先扚一分以爲祭之用譬如先取一萬斛以爲扚餘七萬斛四分之每分一萬七千五百斛卽以此一萬七千五百斛爲所蓄而以五萬二千五百斛爲一歲經

禮記補疏卷一
三
用玩下云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則祭之用有一定之數故先存此數而後四分之其他經用則量入爲出故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然則除祭之外皆因豐耗爲奢儉也喪三年不祭卽以每年祭之用合以爲喪之用故喪用三年之仿此雖平述典故而重祭之義於一仿字見之而曰暴曰浩不奢不儉與上文量入爲出下文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互相發明見量入爲出用諸一年經費實不用諸喪祭喪祭之用不因豐凶爲奢儉者也古人雖平叙之文必有精意焉注謂用其什一則在一歲經用之內歲有

豐耗則祭不能無奢儉矣方氏慤禮記解義以數之仿爲一年所用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卽爲所蓄以備凶荒者每年有祭而所蓄僅足充祭而三年必餘一年者何在乎惟仿在四分之一之外雖極歉之年必先此仿譬如僅有穀一萬斛卽用以爲祭之用而是年經用以三年所蓄者補之
有旨無簡不聽注簡誠也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爲罪

循按呂刑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又云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稽從

旨聲此云有旨即呂刑之有稽博士撰王制時尚無
古文蓋本今文也謚法一德不解曰簡一則不貳不
貳則誠矣故呂刑簡孚並言簡孚有眾屬上其審克
之謂五刑五罰宜審克之以誠孚於有眾惟貌說文
作惟緇史記作惟訊宜依史記惟訊時其有旨而無
簡者不聽訊與聽二字呼應有稽屬下與王制句法
合

祭先脾注春為陽仲於藏直脾脾為尊 祭先肺注陽
位在上肺亦在上肺為尊也 祭先心注五藏之次心
次肺至此心為尊也 祭先肝注秋為陰中於藏值肝

肝為尊也 祭先腎注陰位在下腎亦在下腎為尊也
循按天官疾醫注云五氣五藏所出氣也肺氣熱心
氣次之肝氣涼脾氣溫腎氣寒賈氏疏云並據月令
牲南首而言肺在上當夏心在肺下肝在心下近右
其位當秋脾於藏值春腎位在下於藏值冬此脾木
肺火心土肝金腎水與古尚書說合許慎異義用以
明月令正不殊於鄭乃鄭駁之者謂木火土金水有
位與氣之分以上下左右中之位言之則脾春肺夏
心中肝秋腎冬以金木水火土之氣言之則肝木心
火脾土肺金腎水月令以位言不以氣言然疾醫注

明以氣言則溫木熱火涼金寒水五氣亦本五方言
之許氏以五行之氣言之亦未可駁耳特與素問醫
病之法所配有不同也淮南子精神訓云萬物背陰
而抱陽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藏乃形是故肺主目
腎主鼻膽主口肝主耳高誘注云肺家朱雀朱雀火
也腎象龜龜水也肝金也又云膽爲雲肺爲氣肝爲
風腎爲雨脾爲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爲之主高
誘注云膽金也肺火也肝木也腎水也心土也淮南
所配不以五行高氏強配之非淮南本旨然肺火腎
水心土肝金正同月令而肝膽並言則又以膽爲金

以肝爲木雜以素問醫病所用矣高氏注呂氏十二
紀及時則訓並存兩說以肝木脾土爲用其所勝肝
金脾木爲自用其臟而以自用其臟爲後一說然春
木勝脾土夏火勝肺金秋金勝肝木爲用所勝固然
矣而中央土何以勝心火至冬水宜勝心火而反用
腎水何以通乎故月令之脾木肺火心土肝金腎水
不可用以醫病而以素問之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解
月令亦不可矣許慎用古尚書說說月令以鄭注疾
醫五氣通之未之有異也

命田舍東郊

注

今尚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也

循按尙書正義云庸生賈馬之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爲古文而鄭承其後所注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尙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嵎夷爲宅嵎鐵近閻徵君百詩王光祿西泚皆以宅嵎夷爲夏侯等書所作而古文作嵎鐵金壇段大令若膺據索隱謂古文作嵎夷今文作嵎鐵斥閻爲誤乃此注明作宅嵎夷而題曰今尙書正義謂今尙書夏侯歐陽等所傳者然則嵎夷爲夏侯等書鄭氏自言之矣孔穎達在小司馬前且索隱自言禹貢之嵎夷耳表出之以俟參考

掩骼埋胔注謂死氣逆生也

循按林氏起龍云是月天氣下降地氣上升誠恐胔骼穢惡之氣隨天地之氣升降混合爲一有害人物故掩埋之此預補造化天無功也文人解爲澤及枯骨失其旨矣詎春月當澤及枯骨而夏秋冬之枯骨遂不當澤及哉林氏自論疫病與鄭注相照合

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注此難難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昂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天子乃難以達秋氣注此難難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

害亦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陽氣左行此月宿值昴畢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亦隨而出行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此難難陰氣也難陰始於此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爲厲鬼將隨強陰出害人也

循按正義云天氣左轉故斗建左行謂之陽氣日月右行日月比天爲陰故云陰氣右行以日爲陰氣非也淮南子天文訓云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董子陰陽出入上下篇云初薄大冬陰

陽各從一方來陽由東方來西陰由西方來東至中冬之月相遇北方合而爲一謂之曰至別而相去陰適右陽適左冬月盡而陰陽俱南還陽南還出於寅陰南還入於戌至中春之月陽在正東陰在正西謂之春分陰日損而隨陽陽日益而鴻初得大夏之月相遇南方合而爲一謂之曰至別而相去陽適右陰適左夏月盡而陰陽俱北還陽北還入於申陰北還出於辰至中秋之月陽在正西陰在正東謂之秋分陽日損而隨陰陰日益而大鄭氏所云陽氣左行陰氣右行者此也孟春行秋令則其民大疫注云申之

氣乘之也季春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注云未之氣乘之也六月宿值鬼鬼爲天尸仲夏行秋令民殃於疫注云酉之氣乘之也大陵之氣來爲害也未申酉戌亥皆陰而未申酉又爲鬼畢昴所屬大陵天尸之氣所佚故尤主疫素問岐伯引太始天元冊文云素天之氣經於亢氏昴畢二十八宿角亢爲辰氏房心爲卯胃昴畢爲酉觜參爲申素天爲乙庚乙在卯辰之間故經亢氏庚在酉申之間故經昴畢蓋古以昴屬酉畢屬申也大陵積尸在昴畢卽在酉申故乘酉之氣乘申之氣皆有疫陰主靜必承陽而動春夏秋三

時陰居無用之地不能自出惟冬月陰氣當權然在亥月子月陰氣在丑子其位陽不敢自強惟冬至後陽左行於丑陰右行於亥亥地純陰而季冬之月陰乘權於此在丑之微陽不足以制故命有司大難且旁磔出土牛以送之送者送之速入於戌也蓋陰至戌則陽出寅陽當令而陰氣無權也故注云強陰出害人陰氣之強莫強於十二月况又有虛危之氣助之也孟春陰氣右行至戌仲春陰氣右行至酉戌酉當春爲無用空虛之地酉雖昴分無以動之積尸之氣不能自佚惟季春陽左行至辰陰右行至申申爲

畢分而大陵積尸尚在其間適日於季春之中行於
昴而由昴至畢大陵積尸之氣乘日之餘威而佚出
於是陰氣之自酉至申者亦動厲鬼陰氣也遂亦隨
而出故當季春難此在申之陰氣也孟夏陰行至未
仲夏陰陽合於午季夏陰行至巳孟秋陰行至辰仲
秋陰行至卯亦皆無用之地乃陰右行於卯陽則左
行至酉而昴中大陵積尸之氣轉乘陽氣而動陰氣
之在卯遂亦相應而出故此時難陽氣以達秋氣蓋
陰氣因陽氣行於酉而厲難止陽氣使陰氣失其所
恃則陰自伏於卯而秋氣自達於酉不致鬱而爲厲

也自此以後陽氣日損不足爲陰附陰雖強不能自
動故陽自酉歷戌亥至子陰自卯歷寅丑至子皆無
用其難矣季冬陽行丑季春陽行辰而陰氣乘日之
所在黨合跋扈以鬱遏陽氣之行故直難止陰氣以
達陽氣仲秋陰氣附陽氣以行其厲故轉難止陽氣
以平陰氣此難陰難陽之義也日在昴畢虛危陽行
至酉皆爲陰氣所乘而聖人得而消息之若孟春行
秋令而申氣乘之季春行夏令而未氣乘之仲夏行
秋令而酉氣乘之則陰氣隨政令之戾以動是氣之
不正人得而治之氣之正人得而擾之矣正義以日

行歷昴為陰氣右行日為太陽之精而指為陰氣不亦怪乎

國有大恐注以水訛相驚

循按孟春行夏令國時有恐注云巳之氣乘之也以火訛相驚此季春行冬令國有大恐注云丑之氣乘之也以水訛相驚二注相例蓋以三合言也巳酉丑皆金言之又屬金孟春為寅寅火也季春為辰辰水也以金乘火故為火訛以金乘水故為水訛

半夏生注半夏藥草

循按本草圖經云半夏二月生苗五月八月內採根

一云五月採者虛小八月採者實大然則生指根生今驗半夏苗誠生於春仲夏生者根也藥亦用其根不用其苗

不可以羸注羸猶解也

循按釋文解古賣反則讀如毛詩夙夜匪解之解謂不可懈怠也羸通羸羸通累問喪身病體羸注云羸疲也玉藻喪容纍纍注云纍纍羸憊貌疲憊俱懈怠之意荀子富國篇云故君國長民者欲趨時遂功則其和調累解速乎急疾累解即羸解謂調和其解緩使之急疾也解緩與急疾相反故調和之楊倞引或說

解為嬰累解釋非也

其臭朽注氣若有若無為朽

循按淮南子時則訓作其臭腐故釋文引說文字林云朽腐也朽或為朽字乃高誘注呂氏春秋其臭朽云氣之若有若無者為朽也與鄭此注同蓋讀朽為朽元朽虛也水空虛臭亦空虛正義謂水受惡穢故有朽腐之氣非鄭義也列子周穆王篇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朽嘗甘以為苦張湛注引月令其臭朽朽與香作反對正謂腐穢之氣淮南蓋本諸列子以朽作腐與月令遂異列子仲尼篇又云鼻

將窒先覺焦朽此朽則正若有若無之朽焦朽之臭微鼻覺之猶目之視秋豪耳之聽蚋飛若為腐朽則臭之遠覺者矣此朽字張湛注云微而難別即若有若無之謂也

水澤腹堅注腹厚也

循按腹厚釋詁文釋文腹本又作復呂氏春秋作復高誘云復或作腹釋名腹復也川壅為澤水冰堅厚壅而不流故云水澤正義不明

禮記補疏卷一終

姪廷琮校字

禮記補疏卷二

江都焦循學

各以其方色與其兵注方色者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白北方衣黑兵未聞也

循按管子幼官篇東方旗物尚青兵尚矛南方旗物尚赤兵尚戟西方旗物尚白兵尚劍北方旗物尚黑兵尚脅盾與正義引隱義異輿郵云輿旗出頭刃則磬于甸人注縣縊殺之曰磬

循按方氏慤禮記解義云縣之如磬是也爾雅釋蟲蜺縊女詩倪天之妹傳云倪磬也倪猶蜺倪訓磬而

蜺為縊女是磬為縣縊之名

女有歸注皆得良奧之家

循按良良家奧温飽之家文選陸機君子有所思行善哉膏梁士營生奧且博注廣雅云奧藏也顏氏家訓治家篇云南陽有人治生奧博

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注則當為明

循按上言所明所養所事此言則君養君事君故鄭改則為明以就上陳氏澣禮記集說改明為則以就下其實兩不必改古人之文多參差不相應

和而後月生焉注此氣和乃后月生而上配日

循按和即合也謂合朔也日與月合朔而後月生明日為陽氣天之所秉月為陰氣地之所秉日月合則陰陽之氣合故云此氣和此者指上所云天持陽氣地持陰氣也正義謂四時不和日月乖度寒燠失所則月不得依時而生非也

不麾蚤注麾之言快也祭有時不以先之為快也齊人所善日麾

循按麾釋文作摩云本又作麾毀皮反齊人謂快為麾說文快喜也鄭讀麾為快而云齊人所善所善謂喜之也麾字即易撝謙之撝鄭氏注易讀撝為宣方

言云逞苦了快也郭璞注云今江東人呼快為愷相緣反一切經音義云宣古文愷同快既呼為愷則讀麾為快與讀撫為宣同也

君子達亶亶焉注達猶皆也

注循按達之訓通通之義同於共故與皆近

鄉人禘注禘強鬼也

注循按說文禘道上祭無強鬼之訓鄭蓋讀若殤楚辭有國殤篇云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雄王逸注云言既死之後精神強壯魂魄武毅長為百鬼之雄傑也凡夭折曰殤昭十七年左傳子產曰匹夫

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注云強死不病也二十以下凶短折而死為殤雖二十以上不由病死而死於殺害者與短折同其為國死者為國殤其匹夫匹婦不由國死亦殤也惟其強死故為強鬼猶國殤之為鬼雄強死之鬼為殤與惡死之鬼為厲其義一也春官司巫凡喪事掌巫降之禮注云今世或死既斂就巫下禘其遺禮蓋始死之家望其魂強能返故以巫降之近里俗有回殃之禮即此下禘誤禘為殃也

天子樹瓜華注華果蓏也

六循按爾雅華芎也又云芎芎其實芎呂氏春秋本味
篇菜之美者壽木之華高誘注云壽木崑崙山上木
也華實也食其實者不死故曰壽木以華訓實與鄭
以華訓果疏同

以移民也注移之言羨也詩頌豐年曰爲酒爲醴烝畀
祖妣以洽百禮此其羨之與
循按孟子梁惠王上放辟邪侈孫宣公音義云丁作
移考工記輿人飾車欲侈注云故書侈作移杜子春
云當爲侈韓非子解老云多費謂之侈年不順成則
謹民財謹民財者欲其儉也順成之方其蠟乃通對

上謹民財而言則謂不妨多費故曰移民移民者侈
民也漢書富者奢侈羨溢羨之義正與侈同故注云
移之言羨也表記衣服以移之注云移讀如水汜移
之移移猶廣大也水汜移猶云水汜溢儀禮少牢饋
食主婦被錫衣侈袂注云侈者益半士妻之袂以益
之以益釋侈益猶溢也天官追師注引少牢饋食禮
曰主婦髮鬢衣移袂此水汜移之移卽侈袂之侈侈
之爲益猶侈之爲羨也羨訓爲餘爲溢正義云醉飽
酒食使民歆羨失之遠矣鄭引豐年之詩以多黍多
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所謂順成之方也因年豐而

禮記卷二
四
烝畀祖妣以洽百禮卽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之意也
鄭蓋謂祖妣之外洽及百禮百禮爲一切衆禮則以
秋冬之報所謂使之必報之也祖妣雖不豐年亦必
烝畀惟年歲順成斯不獨烝畀祖妣且通祀八蜡祀
祖之餘又通於蜡故爲羨爲益此引詩之義也孔穎
達但解爲酒醴進與祖妣謂烝嘗於廟之祭而不解
以洽百禮則鄭氏引詩之意亦失之矣

丹漆雕幾之美注幾謂漆飾沂鄂也

循按少儀車不雕幾注云幾附纏爲沂鄂也春官典
瑞瑑圭璋璧琮注鄭司農云瑑有圻鄂瑑起圻畿幾

三字通淮南子倣真訓四達無境通于無圻高誘注
云圻垠字也說文垠地垠也一曰岸也圻或从斤漢
書揚雄甘泉賦紛被麗其無鄂注云鄂垠也後漢書
張衡思元賦望寒門之絕垠兮注引廣雅云垠鄂也
鄂卽鄂明帝紀十二年乙酉詔云莫測圻岸注云圻
垠也垠亦鄂然則鄂與圻義相疊圻鄂者界限之謂
也凡器物邊界或用雕刻或用丹漆如衣之有緣周
帀於四圍故云附纏今木工造几案起邊線或細鏤
文采以爲之邊圻鄂之遺制也文選西京賦前後無
有垠鏤注引淮南子曰出於無垠鏤之門許慎曰垠

錐端崖也無垠錐卽是無圻圍之界猶器之邊矣
管造注管筆彊也造刀鞞也

循按說文彊弓弩端弦所居也借弓弩之彊明筆之
有管廣雅鞞斲刀削也易大有明辨哲也釋文鄭本
作造云讀如明星哲哲造之爲哲猶造之爲斲也

筭總注筭今簪也

循按士喪禮以爵弁服簪裳於衣注云簪連也易朋
合簪虞翻作戠戠卽檝檝卽楸荀子箴賦云簪以爲
父喪大記君裏棺用雜金鑠大夫用牛角鑠注云鑠
所以琢著裏疏云鑠訂也鑠與簪同古人所謂簪蓋

所以釘物大言之同於楸小言之同於箴故合簪可
通作戠而賦箴可擬諸簪也漢時始名筭爲簪故云
今也

右佩箴管線纒施繫表注繫小囊也繫表言施明爲箴
管線纒有之

循按注不詳纒表之義正義引熊氏云表刺也以針
刺表而爲繫囊又云明爲四物而施矣是以箴管線
纒爲四物皆貯於繫表之中荀子箴賦云管以爲母
楊倞注云管所以盛箴故曰爲母婦人箴貯管中猶
男子筆彊管中既有管不必有囊矣施繫表專承線

續說文線作綫縷續同統絮也是為兩物表同帙書衣也古人書用竹策有以包裹之為帙線可施以小囊綿絮宜用包裹竊謂絮以貯線表以裏續管以受箴正義未然

免薨注免新生者

循按國語句踐誓曰將免者以告韋昭注云免乳也說文人及鳥生子曰乳生子為免因而子初生亦曰免大戴記公符篇推遠稚免之幼志注云免猶弱也劉昭後漢志注引博物記孝昭帝冠辭曰推遠冲孺之幼志然則冲孺同於稚免董萱粉榆新生者為免

猶蒲之始生者為弱弱之為弱猶媿之為免說文媿免子也字林媿免子也媿之為媿猶免之為孺矣

濡魚卵醬注卵讀鯤鯢魚子或作攔也

循按說文卵部云卵凡物無乳者卵生不言其聲唐元度九經字樣以卅為說文古卵字說文絲部云絲从絲省卅聲又門部云關从門糸聲由關之音以推卵則卵與攔同聲故詩甫田總角卅兮卅與變字為韻毛傳以幼穉訓之正取卵之義蓋卵為無乳而生之統名鯢為魚子之專名音同相通故卵讀為鯢

蝸注蝸蟬也

循按荀子致士篇云夫耀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已楊倞注云南方人照蟬取而食之禮記有蜩范是也

范范蜂也

循按郭璞爾雅注云今江東大蠶在地中作房者爲土蠶啖其子卽馬蠶今荆巴間呼爲蠶木蠶似土蠶而小在樹上作房江東亦呼爲木蠶又食其子本草蜂子味甘平圖經云嶺表錄異載宣歙人取蜂子一房或五六斗至一石以鹽炒暴乾寄入京洛以爲食物翅足已成則不堪用今宣城蜂子掘地取之似土

蜂也

馬黑脊而般臂漏注般臂前脛般般然也漏當爲螻如螻蛄臭也

循按周禮內饗作馬黑脊而般臂螻鄭司農云螻螻蛄臭也此注本之讀漏爲螻乃周禮釋文引干寶螻音漏內病也蓋康成以漏爲螻令升以螻爲漏列子周穆王篇云王之廚饌腥螻而不可饗張湛取鄭注云螻蛄臭也螻蛄蟲卽今之土狗方言螻蛄一名杜狗不聞其臭惡螻從婁說文婁空也釋名樓言牖戶諸射孔婁婁然也婁爲孔與漏義正同方言螻蛄秦晉之間謂

元言補正卷二
之蠹或謂之天蠹蠹食物成孔而與螻之名通則螻之名螻亦取其能穴物成孔耳呂氏春秋慎小篇云巨防空螻而漂邑殺人注云巨大防隄也如隄有孔穴容螻蛄則潰漏穿決至於漂沒閭邑溺殺人民也此螻卽漏字空螻卽孔漏也高誘解爲孔穴容螻蛄尙非是呂氏春秋盡數篇云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動也邱光庭兼明書引道書云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此螻直卽是蠹孔戶樞動搖故不生蠹蟲致成孔穴若取義於臭則馬肉可云螻蛄臭隄防戶樞不可通矣此干氏內病之訓勝於司農謂內病成孔婁婁然也

賈公彥謂內則螻爲漏脫字於義無所取不知周禮之螻正用漏義爲漏孔非爲漏脫增漏爲脫則非義矣

必脈注脈脊側肉也

循按釋文脈音每徐亡代反夾脊肉易咸九五咸其脢虞翻云脢夾脊肉也釋文脢武杯反又音每鄭云背脊肉也說文同王肅又音仄廣雅云腓謂之脢廣韻脢脊側之肉重文脈同上

接以大牢注接讀爲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也

循按正義云補虛強氣宜速以速解捷字也乃注以捷為勝補虛強氣即所為勝不以捷為速也

不以隱疾注諱衣中之疾

循按白虎通衣裳篇云衣者隱也廣雅釋器衣隱也君羔臂虎植注植讀皆如直道而行之直直謂緣也

循按植字與特同於義無取故讀如直方言袒飾謂公之直衿漢書廣川王傳為去刺方領繡晉灼曰今之婦人直領也臂之緣似直衿直領故云直謂緣也臂形方其緣直而不曲取直道而行之直用其讀亦用其義也郊特牲云首也者直也注云直或為植首特

達宜作植臂直行宜作直

連用湯注連猶釋也

循按淮南子天文訓至于連石高誘注云連讀腐爛之爛連之為爛猶連之為瀾蓮之為蘭也釋文連力旦反正讀作爛爛為腐熟之義上文出杆履蒯席注云杆浴器也蒯席澀便於洗足連字承上履蒯席謂足在杆中洗出向蒯席之上摩莎使垢腐爛皴起然後用湯滌去此腐起之垢蓋先用湯漬足次以足踐於蒯席上摩莎使垢腐爛又用湯然後在蒲席上又加摩莎使水氣與垢迹悉去也鄭以為猶釋者釋即

澤也史記武帝本紀先振兵澤旅徐廣云古釋字作澤曲禮共飯不澤手注云謂汗生不潔也澤謂接莎也澤或為擇以手接莎則手掌垢腐起故汗手不潔猶足接莎席上垢起也詩與子同澤箋云釋褻衣近汗垢亦以近汗垢則與膚相摩汗垢沾於衣故衣即名澤也生民釋之漶漶淅米以手摩莎去其糠垢使米精潔猶摩莎手足去垢故云釋之也正義解連用湯云言釋去足垢而用湯爛既以連為爛矣又以釋為釋去垢於義未明而解共飯不澤手云澤謂光澤也注明曰汗生謂接莎則汗垢生若臨食使光澤則

不汗矣於義亦未明也

縞冠素紕注紕緣邊也紕讀如埤益之埤而素帶終

辟注辟讀如裊冕之裊裊謂以繪采飾其側

循按覲禮侯氏裊冕注云裊之為言裊也此讀辟為裊讀紕為埤與覲禮注互相發明於衣上益以緣邊故取義於益埤之埤說文紕氏人縵也於緣邊之義不合故讀若埤素紕乃素埤之假借謂縞冠以素埤益之也

賓入不中門不履闕注辟尊者所從也此謂聘客也闕門限

禮記卷二
循按曲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闈右不踐闕正義云
出入不得踐履門限所以爾者一則自高二則不淨
並爲不敬此最可疑無論宮門之尊卽士庶之家出
入者豈有踐於闕上之事公門高其闕亦必高雖極
不敬何至登於其上以自高而不絜邪顧命大輅在
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考工記路門不容乘車之五
个應門二轍參个樂師注云王如有車出之事登車
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然則門有車行
車行則闕不得置今官署門限每日必徹去以通人
行何至不俟其徹去而踐履之余嘗思其故此說文

鄭以不履闕屬賓入不中門貫下注云辟尊者所從
則不獨中門爲尊者所從而此闕亦尊者所從蓋闕
與門限有別掩兩扉則用門限投於兩棖而不設闕
啟兩扉則除去門限而設兩闕設兩闕則門分爲三
其兩闕之間爲中門闕東闕西爲人臣出入所由則
不設闕兩闕間則設闕蓋兩闕卽連於闕上惟不入
中門故不履闕此中門之闕惟君出入履之亦惟鄰
國之君來出入履之不獨本國之臣不履此闕卽來
聘之客亦不敢履此闕故下申言云公事自闕西私
事自闕東闕西無闕則由之兩闕之間有闕則

禮記補疏卷二
三
不敢踐所爲辟尊者之所從也惟有闕而兩闌居其
兩端乃有一定尺寸而闌依闕以固若無此闕無論
一闌兩闌將何所附正義謂中央豎短木作何豎法
邪揆之蓋門限高必除去闕低不妨於出入云履云
踐謂度越之非蹴其上也雖無明文可以虛會士冠
禮及特牲饋食禮皆云席于門中闌西闕外門中闌
西卽兩闌間之東也此處有闕則闌外無闕也聘禮
擯者出立于門中以相拜記云僎者立于闕外以相
拜亦闕在門中之證闌西二字緊屬門中謂爲門中
之闌西非門西之闌西也於是曲禮言大夫士出入

君門由闌右不踐闕可得而明不踐闕所以由闌右
由闌右所以不踐闕闌右卽闌西也由闌右則不踐
闕由門中之闌西則必踐闕矣此注明連貫賓入不
闕中門不履闕八字而云辟尊者所從正義不知門有
兩闌以爲自高不淨失之矣

而手足毋移注移之言靡也毋移欲其直且正

循按說文迤衰行也夏書曰東迤北會于滙禹貢釋
文迤以爾反馬云靡也考王記車軫四尺謂之一等
戈秘六尺有六寸旣建而迤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
注云鄭司農云迤讀爲倚移從風之移謂著戈於車

邪倚也弓人蓄粟不弛則弓不發鄭司農云弛讀爲倚移從風之移謂邪行絕理者然則弛靡移三字義同靡弛疊言之耳靡弛移皆衰行故申言毋移欲其直且正正義云移謂靡弛搖動也宜直正不得邪低靡弛搖動也增出搖動非注義

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注圈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不舉足曳踵則衣之齊如水之流矣孔子執圭則然

循按釋文豚本又作豚大本反徐徒困反與遯音同豚卽遯字也易中孚豚魚釋文黃作遯遯卽遁遁與循俱從盾相通故讀豚爲循說文循順行也兩足遞

互而行各分左右不相遵順惟行於狹迤兩足不能分步則趾踵必相接左足之踵接右足之趾則動右足旋於左足之前以踵接左足之趾又動左足旋於右足之前以踵接右足之趾左右分步足自直前惟由後而前踵趾相接必旋轉如圈故爲圈豚言其圈而循也足趾離地而踵則曳地不舉於是裳之下齊拖曳於地如水之流蓋手執圭不能攝齊鞠躬而齊曳於地故其行如是鄭氏引論語執圭如有循明不執圭兩手攝齊則不如是行也方慤謂豚性善散圈之則聚陸佃謂豚行俯首宋人不識聲音訓詁之學

禮記正義卷二
望文生意說愈新而愈戾釋文明作豚以爲豚豕失
之遠矣正義云豚循也見衛湜集說汲古閣刻作豚
豬也誣正義矣

雕篡注篡邊屬也以竹爲之彫刻飾其直者也

循按祭統夫人薦豆執校注云校豆中央直者也爾
雅竹豆謂之邊豆中央有直者邊當亦然所謂飾其
直者此也管子弟子職柄尺不跪注云豆有柄長尺
則立而進之蓋豆中央之校有似於柄故正義解鄭
注飾其直爲彫鏤其柄喪大記食於篡者盥注云篡
竹筥也釋文篡本又作匱士冠禮爵弁皮弁緇布冠

各一匱注云匱竹器名今之冠箱也古文匱爲篡箱
筥則無中央之直者而置冠之器同於邊屬之篡蓋
冠置槃上槃上闕中亦有柄其狀近邊故其名同爵
弁皮弁各一篡各用一冠槃舉之也篡與纂通纂卽
蒹字束茅表位曰蒹亦作叢束茅而立之其狀正同
邊中之直然則篡卽邊中直柄之名撮而持之使高
故所以立而持冠者亦以篡名之

殷以棋注棋之言枳棋也

循按說文檝積檝也徐鍇云積檝不伸之意此枳棋
卽積檝也荀子枸木必待隳枯烝矯然後直枸卽棋

也宋玉風賦枳句來巢枳句卽積穞言樹木曲撓者
鳥巢其上與下句空穴爲對李善以爲枳樹多句非
也詩南山有枸北山有棟毛傳云枸枳枸棟鼠梓此
以鼠梓與枳枸並舉是爲木名如陸璣所云枸樹高
大似白楊有子本草所列枳椇是也此自木名正義
言枳椇之樹其枝多曲撓殷俎似之然枳自爲曲義
枳椇積穞自爲不伸殷俎之椇謂殷俎之足曲耳樹
之名枳枸亦取義於積穞非殷俎取義於枳枸樹也
正義迂矣詩正義又引宋玉枳枸來巢謂枸木多枝
而曲所以來巢宋玉泛指多曲之木非必謂枳亦非

必謂枳枸矣此正義引陸璣草木疏云椇曲來巢考
齊民要術詩正義藝文類聚所引陸疏均無此語或
亦引宋玉賦誤爲陸疏與宋玉賦之枳句可引以證
此椇字陸疏引以證詩之枸則非也

干裕及其高祖注干猶空也

循按詩秩秩斯干傳云干澗也廣雅澗間也說文間
隙也隙壁際孔也孔卽空故干猶空

所且先者五注且先言未遑餘事

循按說文且薦也謂薦之於先以爲根本注用未遑
二字似解且爲聊且玩下云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

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則先此五者非聊且之謂

絕族無移服注族昆弟之子不相為服

循按釋文移本或作施同以豉反移猶旁也此移字即手足毋移之移謂邪也前云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自祖禰以及子孫直行者也由昆弟以及族昆弟邪行者也族昆弟之子邪行至此則無服故云無移服孟子離婁篇施從良人之所之趙岐注云施者邪施而行故疑或作施

不疑在躬注躬身也不服行所不知使身疑也

循按正義云既問主人之道藝則己亦當習學明了不得使疑事在其躬衛湜集說遂以此句連屬上文乃鄭注則自為章句耳服行所不知謂異常也身自處於妄欲人之信已難矣

執箕膺搗注搗舌也

循按曲禮注引弟子職曰執箕膺搗釋文搗作葉管子子弟子職作膺搗士冠禮加柶覆之面葉注云葉柶大端古文葉為搗士昏禮贊者酌醴加角柶面葉注亦云古文葉作搗柶也士昏禮下云面枋枋為柄則葉為扱醴處故云大端其形如葉亦如舌箕舌名葉而通

作搗亦此義也說文搗刮也搗之為舌猶搗之為刮矣

不旁狎注妄相服習終或爭訟

循按正義云旁猶妄也不得妄與人狎習或致忿爭言因狎而致訟也以旁訓妄非也此與不好狎注互相發明服習為狎狎乃敬人何以致訟致訟之由在於旁狎旁之言溥也旁之言廣也於此人吾服習之於彼人吾又服習之原非心悅誠服第隨聲氣以為依緣故為妄相服習門戶之見嫉妬生焉故終或爭訟旁狎即好狎也正義說未是

枕几穎杖注穎警枕也

循按藝文類聚引蔡邕警枕銘云應龍蟠蟄潛德保靈制器象物示有其形哲人降鑒居安聞傾說文傾仄也穎從頃與傾同聲警枕之名傾猶畚之畝者名頃筐也承上枕几而言臥之所憑為枕坐之所憑為几坐而畝臥者則穎穎之為器蓋擁於後坐久倦怠畝倚於上取義於傾仄故名穎穎倚一聲之轉其背高仰可承首故有枕名後人用倚使背有所依首有所承即名倚乃穎之遺制亦穎之遺稱也玩蔡銘稱應龍蟠蟄蓋擁於後作箕形如龍之蟠繞有翼者為

應龍可見兩翼張於左右近世倚背圈裏而前正是其象高年之人久坐則倦須有穎以安之故云安居聞傾古文苑注引曹公操以小木圓枕警睡吳越備史錢鏐在軍中未嘗安寢復用圓木小枕睡熟則欹由是得悟名曰警枕此名同於古而利取於曹與蔡邕所銘者大殊古取其安此取其不安義亦別矣釋文穎京領反警枕也又坳迥反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云鄭注以穎為警枕者所以別下文經文卻刃授穎之穎則以為兩穎字字同而義異釋文以警枕之穎其旁下從火音京領反以授穎之穎其旁下從禾

音役頂反則字異而音亦異然則岳氏所見釋文作

穎與正義本不同然穎義取傾形即同於頃張端義筐

耳集校椅或從禾或從火皆傾之假借也穎通為隱

孟子隱几而臥趙岐謂隱倚其几警則穎隱聲之譌

耳李尤讀書枕銘云聽政理事怠則覽書傾倚偃息

隨體興居此云傾倚亦以枕名蓋即穎類也

刀卻刃授穎削授拊注穎環也拊謂把

循按釋名刀到也其末曰鋒其本曰環史記平原君

列傳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

其末立見毛遂曰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

特末見而已末謂錐之鋒則穎謂錐之本卻刃授穎謂卻末授本其本曰環故穎卽環也今人於錐本亦作環釋文削音笑考工記魯之削釋文削如字李思約思詔二反思詔卽音笑也又築氏執下齊注大刃削殺矢鑿燧也釋文削如字李音笑築氏爲削注云今之書刀說文削鞞也鞞刀室也此削授柎乃書刀故有把釋文音笑用李軌周禮音也

會同主詡注詡謂敏而有勇若齊國佐

循按說文詡大言也汎以爲大言恐涉於夸詐故以敏而有勇明之又舉國佐明國佐舉四王五霸以折晉人是太言也晉人欲蕭同叔子爲質盡東其畝破之以禮德是敏請背城借一而不屈是有勇國佐言而魯衛懼晉人遂平故會同主之禮器德發揚詡萬物注云詡猶普也徧也普亦大義

數噍毋爲口容注口容弄口

循按曲禮毋刺齒注云爲其弄口也前運笏澤劒首注云運澤謂玩弄也澤爲接莎然則弄口謂手弄其口也

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注提猶絕也

循按下折九箇注云折斷分之也廣雅絕斷也此注

禮記補疏卷二終
讀提爲折故云猶絕也檀弓吉事欲其折折耳注引
詩云好人提提以提提明折折是提卽折也說文哲
知也本草知母一名蜚母范子作提母然則提與知
通提之爲折猶知之爲哲也又說文提挈也司馬相
如封禪書挈三神之歡應劭曰挈絕也挈訓絕卽提
之訓絕亦其證矣

孫授
詩校字

禮記補疏卷二終

禮記補疏卷三

江都焦循學

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注使之悱悱憤憤然後啟發也
循按當其可之謂時觀者示也當其可因有所示所
以能使之悱憤若徒弗語而無所示抑有所示而不
當其可則何從而悱憤乎正義以時觀爲教者時時
觀之解說未明

不學博依不能安詩注博依廣譬喻也依或爲衣

循按說文衣依也白虎通云衣者隱也漢書藝文志
詩賦家有隱書十八篇師古引劉向別錄云隱書者

疑其言以相問對者以慮思之可以無不論韓非子
難篇云人有設桓公隱者曰一難二難三難呂氏春
秋重言篇云荆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讒高誘注云
讒謬言下載成公賈之讒云有鳥止于南方之阜三
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曰其三年不動將以
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
則也是鳥雖無飛飛將冲天雖無鳴鳴將駭人賈出
矣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羣
臣大悅史記楚世家亦載此事爲伍舉曰願有進隱
裴駙集解云隱謂隱藏其意時楚莊拒諫故不直諫

而以鳥爲譬喻使其君相悅以受與詩人比興正同
故學詩必先學隱也其後淳于髡鍾離春東方朔皆
善隱淳于髡事與成公賈同司馬遷以爲滑稽蓋未識古人之
學矣

強而弗抑注抑猶推也

循按正義云謂師微勸學者使神識堅強師當隨才
而與之使學者不甚推抑其義而教之此於強抑二
字說之不明強謂勉也推謂擠排之也勉其所未知
未能其有所知有所能不擠排之呂氏春秋誣徒篇
云弟子居處修潔身狀出倫聞識疏達就學敏疾則

從而抑之

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注從讀如富父春戈之春春容謂重撞擊也始者一聲而已學者既開其端意進而復問乃極說之如撞鐘之成聲矣從或爲松

循按從容有二義其一楚辭懷沙孰知余之從容王逸云從容舉動是也其一詩都人士序從容有常箋云從容謂休燕是也二義皆不煩讀從如春正義云春謂擊也以爲聲之形容言鐘之爲體必待其擊每以春爲一容此以春容二字分說其義穿鑿無聊殊非鄭義試仍於注求之則注明以重撞擊三字

解春容二字下又申言之謂既開其端意進而復問復問與重撞擊正相應復亦重也凡撞鐘其聲悠長不卽盡今待問者小叩小鳴大叩大鳴亦不卽盡說之待其意有所進而復問乃以前未盡之說極說以盡之如始撞鐘之一聲悠長未遽盡待重撞一聲此聲合前未盡之聲極成其盛而後盡之注義明白可按然則重撞擊三字擊字解撞字重字解春容二字待其春容卽待其重撞春容者重字之緩聲從容不能翻重字故必讀從爲春春容之爲重猶終葵之爲錐之焉之爲旃也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卽待其重

然後盡其聲也容訓為寬

廣雅

亦訓為貌

說文卽頌字

由貌

之訓而疊呼之為從容則訓舉動由寬之訓而疊呼之為從容則訓寬裕二義皆由容字引申之春容則由春字引申為重引左傳取其聲不取其義正義以春為擊失之遠矣其解然後盡其聲言善答者以待其一問然後一答乃後盡說義理則是不待復問卽是不待重撞擊與注全然反背可謂之楚而北行矣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小政循按耳之於聲口之於味目之於色皆性也禽獸不能審聲故知聲而不知音衆庶能審聲不能審音故

知音而不知君子之知樂衆庶不知樂不能自平好惡君子知樂則制禮樂以教民平好惡惟衆庶能審聲卽能變化於禮樂刑政所為同民而出治道者以衆庶之能審也若禽獸全不能審故犬馬之性與人殊而非禮樂政刑所能教矣而教人五以禮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禮言性不見物則無欲禮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禮至來也知知每物來則又有知也言見物多則欲益衆形猶見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禮節法度也知猶欲也誘猶道也引也躬猶已也理猶性也

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生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窮人欲言無所不爲。

循按說文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人欲卽人情與世相通全是此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正以所欲所不欲爲仁恕之本有己之欲而不通乎人之欲是爲窮人欲窮人欲猶云不通人情聖人通天下之志正賴以己之欲不欲絜矩乎人之欲不欲所謂反躬也人生而靜首出人字明其異乎禽獸靜者未感於物也

性已具於中是天賦之也感於物而有好惡此欲也卽出於性欲卽好惡也物至知知二句申上感物而爲欲也知知者人能知而又知禽獸知聲不能知音一知不能又知故非不知色不知好妍而惡醜也非不知食不知好精而惡疏也非不知臭不知好香而惡腐也非不知聲不知好清而惡濁也惟人知知乃有好惡有好惡乃有欲有欲乃能反躬故人之性善反躬則人之所好好人之所惡惡之從心所欲不踰矩也不反躬則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也好惡生於欲欲本於性故云性之欲理者

分也人各有性即人各有欲是天所分界諸人而不私於一人者也故通其欲而欲不窮合其理而理不滅聖人惟盡其性以盡人之性斯不肯絕欲夫不能推己之欲以及人之欲固人欲窮絕己之欲而不計人之欲亦人欲窮人之欲即天所分之理故欲窮則理滅也窮之言絕也弱為強脅寡為眾暴愚為知詐怯為勇苦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而人之欲絕矣

方以類聚注方謂行蟲也

循按下文樂行而民鄉方注云方猶道也射義注云

道猶行也是方有行義與物對言此為物之行者故云行蟲也

感條暢之氣注感動也動人條暢之善氣使失其所

循按感為撼之省廣雅撼動也說文作撼搖也

德者性之端也

循按性之端猶孟子言仁之端義之端端首也性不可見而見端於德正義云端正非是

石聲磬注磬當為罄字之誤也

循按釋名磬磬也其聲磬磬然堅緻也釋文磬口挺反一音口定反磬口定反磬磬古亦通用磬磬即論

語子擊磬之硜硜史記樂書石聲硜

致右憲左注致謂膝至地也憲讀爲軒聲之誤也

循按以至明致至卽輕也故憲爲軒

則易直子諒之心注子讀如不子之子

循按書金縢是有不子之責于天正義引鄭注不讀

曰不又云愛子孫曰子此不子蓋指是虞書作子弗

子

故禮有報而樂有反注報讀爲裒裒猶進也

循按上文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

反與進對此不言進言報報無進義故讀爲裒而以

爲猶進也裒卽裒多益寡之裒裒聚也鄭氏注易作

桴桴取也釋名取趣也趣卽趨趨卽驟驟亦與聚通

少儀毋拔來毋報往注云報讀爲赴疾之赴拔報皆

疾也喪服小記報葬者報虞注云報讀爲赴疾之赴

謂不及期而葬也說文赴趨也从仆仆从卜聲與裒

聲近趨爲疾行故赴義爲疾疾行亦進也故裒有進

義讀報爲裒猶讀報爲赴也其實報者復也復與反

對進與退對前言進此言報明進卽是報卽明反卽

是退古人互相發明之妙正不必讀報爲裒乃爲猶

進矣

內子以鞠衣袞衣素沙注六服皆袍制不禪以素紗裏之如今袿袍襪重繪矣

循按釋名婦人上服曰袿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如刀圭也襪緣也青絳為之緣也謂有袿之袍下有緣裏用重繪以重繪明袍之有裏襪兼言之耳釋文襪土眷反與緣音近下纁衲釋文云衲字又作納而占反裳下襪也正義云衲裳下緣襪也

繭衣裳注繭衣裳者若今之大襦也

循按釋名襦屬也衣裳上下相連屬也荊州謂禪衣曰布襦亦曰襜褕言其襜褕宏裕也正義云纁為繭

謂衣裳相連而綿纁著之也衣裳相連本大襦言

中路嬰兒失其母焉注嬰猶驚彌也言其若小兒亡母

循按釋名釋長幼云人始生日嬰兒胷前曰嬰抱之嬰前乳養之也或曰嬰媿嬰是也言是人也媿其嘑聲也故因以名之也嬰媿即驚彌即小兒啼聲疊言之為嬰媿為驚彌謂嬰為是非也此記嬰兒但作小兒解非即以嬰為失母之啼聲鄭以驚彌解小兒所以名嬰之義以其啼聲故其啼號二字自解何常聲句非仍指嬰字也蓋嬰之本訓為頸飾說文無涉於小兒其得名嬰猶驚彌也玉篇引蒼頡篇云女曰嬰男

曰兒

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注**言此人可也但居惡人之中使之犯法

循按說文辟法也其訓邪者則讀爲僻此注居惡人之中解其所與遊四字使之犯法解辟字鄭自訓辟爲法惡人之義包寓所字中不解辟爲邪也正義云所與交遊是辟邪之人故犯法爲盜是一辟字兼邪法兩義矣

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注**榮屋翼升東榮者謂卿大夫士也天子諸侯言東雷危棟上也

循按史記魏世家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因上屋騎危集解云危棟上也索隱云禮云中屋履危蓋升屋以避兵也棟上也屋脊其處最高故名危屋脊故可騎上平則可履矣元人熊朋來經說謂大記言東雷注云危棟上也竟以危棟上三字爲解東雷失之

君設大盤造冰焉**注**造猶內也

循按造與聚通謂聚冰於盤中也內卽納字造無納義故云猶內譬況之也正義謂造是造詣凡造詣者

必入於內鑿矣

御者差沐于堂上。差泚也。泚飯米取其泚以爲沐也。循按沐卽泚也。故云取其泚以爲沐。因爲沐所用。故卽名之爲沐。差沐者。差摩之以爲沐也。下云君沐。梁大夫沐。稷謂君之沐。用梁。差之大夫之沐。用稷。差之管人受沐。卽受此沐也。管人授御者沐。亦卽授此沐也。下云乃沐。沐用瓦盤。始作沐浴。解儀禮士喪禮云。外御受沐。入注云。沐管人所煮。泚也。史記外戚傳。竇廣國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於傳舍中。丐沐沐我。索隱云。沐米泚也。謂乞泚爲弟沐也。此兩沐字。上沐字。

正御者差沐之沐。下沐字爲沐。用瓦盤之沐。正義未詳析。

朝一溢米。莫一溢米。二十兩爲溢。於粟米之法。一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循按正義云。說左傳者云。百二十斤爲石。則一斗十二斤。爲兩。則一百九十二兩。則一升爲十九兩有奇。今一兩爲二十四銖。則二十兩爲四百八十銖。計十九兩有奇。爲一升。則總有四百六十銖。八參以成四百六十銖。惟有十九銖。二參在。是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孫子算經云。稱之所起。起於黍。十黍爲一。

綮十綮爲一銖二十四銖爲一兩十六兩爲一斤三十斤爲一鈞四鈞爲一石四鈞爲一百二十斤故一百二十斤爲一石以每斤十六兩通之是一石爲一千九百二十兩一斗爲一百九十二兩一升爲一十九兩二錢古以二十四銖爲兩不以十錢爲兩故云一十九兩有奇爲一升以一十九兩二錢乘二十四銖得四百六十銖零八綮正義云八參乃卽八綮也於四百八十銖減去四百六十銖零八綮餘一十九銖零二綮正義云以成四百八十銖成字乃減字之譌也又云惟有十九銖二參在二參卽二綮也置一

升四百六十銖零八綮以二十四除之確得十九銖零二綮是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爲四百八十銖卽是二十兩也此疏作參儀禮旣夕疏作綮夢溪筆談辨證篇云唐書開元錢重二銖四參今蜀郡亦以十參爲一銖參乃古之綮字恐相傳之誤耳然則賈氏儀禮疏作綮爲正唐初已誤綮爲參孔穎達不知改正直以市俗參字入於經疏而不知謬眞矣至減字譌成自衛湜集說已然歷來校者未有以正之特爲詳焉甄鸞五經算術云置一斛米重一百二十斤以十六乘之爲積一千九百二十兩以溢法二十兩除

之得九十六溢爲法以米一斛爲百升爲實實如法
得一升不盡四升與法俱再半之名曰二十四分升
之一稱法三十斤曰鈞四鈞曰石石有一百二十斤
也所以名斛爲石者以其一斛米重一百二十斤故
也此不用銖法而用石法以九十六溢除百升每溢
一升除去九十六升尙餘四升故云不盡四升半其
四升爲二升再半其二升爲一升半其九十六爲四
十八再半其四十八爲二十四二十四分升之一卽
九十六分升之四以九十六分升之四約爲二十四
分升之一所謂可半則半之術也劉徽九章算術約

分列方田鄭以爲粟米者本溢法石法言之也算法
宜依甄鸞其數以正義參之可明耳

結絞不紐

循按紐今俗所謂活結不紐今俗所謂死結

瘞埋於泰折注折炤哲也

循按易大有傳明辨哲也虞翻作折

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注小
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

循按抱朴子對俗篇引玉鈴經中篇云上天司命之
神察人過惡太平御覽引萬畢術云竈神晦日上天

白人罪潛夫論忠貴篇云文昌奠功司命舉過

焄蒿悽愴注焄謂香臭也蒿謂氣烝出貌也

循按焄通葷亦通薰薰為香氣故云謂香臭猶云其
臭香也正義以焄蒿悽愴專屬百物以為或香或臭
非注義也焄蒿與悽愴皆雙聲字焄蒿蓋謂其氣之
溫和悽愴謂其氣之肅穆薰熏同字薰為香氣熏為
氣烝出注互見之耳

見以蕭光 見間以俠甌注見及見間皆當為覲字之
誤也

循按釋文見間依注合為覲字音間廁之間雜記甕

甌管衡實見間釋文亦云一解云鄭合見間二字其
為覲字雜記注云實見間藏於見外椋內也彼處見
間二字鄭未合作覲也鄭以覲為雜即間雜覲亦通
作間

風戾而食之注風戾之使露氣燥

循按釋文戾力計反燥也正義云戾乾也戾何以有
乾燥之義戾與暴義同說文暴晞也爾雅釋天云日
出而風曰暴以戾通之於暴則暴有虐義以暴通之
於戾則戾有晞義

易之失賊注易精微愛惡相攻遠近相取則不能容人

近於傷害

循按鄭氏以爻辰說易未知易教所在論語云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正可與此經相證易重有孚孚者信也故以中心誠實為主然必以變通爲利徒知誠信不知變通卽與好信不好學者等故賊賊者害也害則不利故信必近於義義則絜靜精微而不失之賊矣

故衡誠縣注誠猶審也或作成

循按誠無審義以下君子審禮則誠縣誠陳誠設旣與審禮爲比例故謂此言誠猶彼言審也誠實也卽審其實與不實故不可欺不可誣誠審亦互辭矣又云或作成成平也平與辨通成縣爲平縣卽是辨其縣亦卽是審其縣故以或作成明其與審義同也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注固不固言吾由鄙固故也

循按正義引皇氏用王肅之義二固字皆爲固陋上固言己之固陋下固字言若不鄙固則不問不問焉得聞此言此得之乃正義不用別爲說云上固是鄙固下固故也言寡人由鄙固之故所以得聞此言蓋以注中故字爲解不固固字然若是於不字何以達

注中故字乃會不字焉得字而明之經文反言注正
言宜依皇氏陸佃云寡人固句言寡人以固故得聞
此言若不固安得聞此言也

寡人蠢愚冥煩子志之心也注志讀爲識識知也冥煩
者言不能明理此事子之心所知也欲其要言使易行
循按寡人蠢愚冥煩爲句注以蠢愚易解故但解冥
煩冥猶迷也理者條理孔子之言條理詳備哀公不
能明了故云冥煩謂迷惑於條理而心爲之煩亂也
惟蠢愚所以冥煩冥煩者我不明也子識之心者子
自明也我不能明此條理而至於煩故欲夫子要言

使易行要言二字從煩字生出非從志字生出近人
每云頭緒太多我不明白此冥煩不能明理之謂也
領惡而全好者與注領猶治也

循按樂記領父子君臣之節注云領猶理治也領理
一聲之轉釋名云令領也理領之使不得相犯也廣
雅云令禁也

橫從其畝注橫從橫行治其田也

循按毛詩傳云衡獵之從獵之釋文引韓詩從作由
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此注以從爲行與毛韓異
廣雅云從行也

元言補疏卷三
十一
費而隱注費猶俛也道不費則仕

循按釋文費本又作拂詩皇矣四方以無拂箋云拂猶俛也言無復俛戾文王者俛通詭訓戾亦訓譎上文素隱行怪注云言方鄉辟害隱身而行俛譎俛異也既以俛明怪又以譎明俛既以俛譎明行怪又以俛明費蓋謂隱不可俛仕亦不可俛也心鄉於隱則無論可隱不可隱而一以隱為鄉則其隱為俛此不可一於隱者也若可隱而一以不隱為事則必俛道俛而仕所謂俛遇也君子之道若必俛而乃得仕則君子不仕矣故云費而隱此不可一於仕者也道不

費則仕言不俛遇則仕不論世之治否孔孟固栖栖於春秋戰國矣不肯俛遇故不仕也正義云君子之人遭值亂世道德違費則隱而不仕以費指世非注義素隱至費而隱當為一章

故栽者培之注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栽猶殖也今時人名草木之植曰栽築牆立版亦曰栽栽或為茲

循按詩大明文王初載毛傳云載識毛讀載為識此注讀栽為載即讀栽為識識與殖音通可訓為殖也識之為殖猶楫之為埴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注致至也曲猶小小之事也不能

盡性而有至誠於有義焉而已

循按易繫辭傳曲成萬物而不遺荀爽云曲成萬物不遺細微也細微是小之又小也曲成則由至大以及至小而不遺致曲則由至小以及至大而能化表人記道有至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注云此讀當言道有至有義有考字脫一有耳有至謂兼仁義者有義則無仁矣有考考成也能取仁義之一成之以不失於人非性也此注所云於有義焉而已即表記有義有義無仁故為曲非性即不能盡性

口費而煩注費猶惠也言口多空言且煩數也費或為

悖或為悖

循按孟子言分人以財謂之惠說文費散財用也分人以財則必散財用故費惠義近論語以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為惠而不費此惠而不必分人以財孟子以可以與可以無與與為傷惠惠而傷惠即費矣此注訓費為惠申之以口多空言則徒有惠愛之言而終無分與之實其取怨咎深矣費之為悖猶弗之為悖字緋之為悖悖為諄之重文悖蓋即諄字言悖而出不俟煩數而已得咎此承君子溺於口故不用悖義而已為猶惠也

續衽鉤邊注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讀如鳥喙必鉤之鉤鉤邊若今曲裾也

循按裳前後皆正幅其旁用斜幅分於左右使前後相屬是爲續衽注文甚明惟鉤邊注以曲裾明之漢書江充傳充召見犬臺宮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上許之充衣紗縠禪衣曲裾後垂交輸如淳曰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此言曲裾之制甚詳蓋衽屬於前後正幅曲裾又屬於前衽而交於後衽前衽與後衽相屬其一旁衽與衽相連其一旁衽不能與衽相連故

別用一幅屬於前衽而揜於後衽衽與曲裾皆邪裁衽上狹下寬曲裾上寬下狹不可使一旁有一旁無於其一旁衽雖與衽相連而前衽亦用曲裾揜於後衽兩邊俱有曲裾揜於後之左右皆上寬下狹合之故似燕尾就兩邊而合觀之似燕尾就一邊而分觀之則似鳥喙故讀鳥喙必鉤之鉤鉤卽句謂銳角似鳥喙則銳之至者也一正幅邪解之使寬頭向上狹頭向下其銳形誠如鳥喙之鉤矣衽爲前後正幅之邊此左右兩曲裾又爲前兩衽之邊邊以盡處言之兩曲裾揜於後不更有續之者故名爲邊邊卽曲裾

之名在漢時謂之曲裾在古直謂之邊耳所以屬此
衽者在此鉤邊正義謂一旁連之相著一旁有曲裾
揜之與相連無異然則何以有燕尾形宜以如淳之
說申鄭注也

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注脩長
也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爲二斗得圓困之象積三
百二十四寸也以腹脩五寸約之所得求其圓周圓周
二尺七寸有奇是爲腹徑九寸有餘也

循按劉徽九章算術商功篇云今有圓困高一丈三
尺三寸少半寸容米二千斛問周幾何術曰置米積

尺以十二乘之令高而一所得開方除之卽此圓困
求周術也故甄鸞五經算術云斛法一尺六寸二分
上十之得一千六百二十寸爲一斛積寸下退一等
得一百六十二寸爲一斗積寸倍之得三百二十四
寸爲二斗積寸以腹脩五寸約之得六十四寸八分
乃以十二乘之得積七百七十七寸六分又以開方
除之得圓周二十寸餘四十八寸六分倍二十七從
方法得五十四下法一亦從方法得五十五以三除
二十七得九寸又以三除不盡四十八寸六分得一
十六寸二分與法俱上十之是壺腹徑九寸五百五

十分寸之一百六十二母與子亦可俱半之爲二百七十五分寸之八十一蓋方田之術周自乘十二而一得積此平圓周求積也今積求圓周故十二乘之也圓堞壻周求積周自乘以高乘之十二而一此圓困周求積也今積求圓困周故以脩五寸約之也以五寸約之則圓困變爲平圓十二乘之仍卽圓周自乘之數也得數開方之是由圓周自乘之數求得圓周也立圓居圓困四分之三鄭以容斗五升之腹爲圓丸形故三分益一得圓困之象五曹算經倉曹以一尺六寸二分爲斛法蓋平方一尺高一尺六寸二

分立方一尺得積一千寸平方一尺高六寸得積六百寸平方一尺高二分得積二十寸故上十之得一千六百二十寸一斛十斗今二斗故得積三百二十四寸古率徑一周三鄭氏用之也鄭用開方求得二十七寸不盡故云二尺七寸有奇甄鸞以餘積命分故爲壺腹徑九寸五百五十分寸之一百六十二正義不採甄鸞之數又不詳圓積求周之法文多煩費莫識其要至以壺腹三分益一成圓困必爲圓困乃可以脩五寸約之得平圓得平圓乃可求周鄭氏通九章其注未有失誤李淳風與孔穎達同時其校劉

禮記補疏卷三
三
徽甄鸞等書極詳明當時曷不訪問之刺刺於圓求
方方求圓何哉

若是者浮注浮或作匏

循按淮南子說山訓百人抗浮高誘注云浮瓠也毛
詩傳云匏謂之瓠春秋盟于浮來穀梁作包來易以
杞包瓜王弼讀作匏瓜

毀方而瓦合注毀方而瓦合去己之大圭角下與眾人
小合也

循按漢書陳湯傳云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師古
曰瓦合謂碎瓦之雜居不齊同瓦本有圭角不可合

毀去圭角而瓦乃可合方即瓦之方瓦有圭角則大
毀去圭角則小故云小合

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注絜猶結也絜也矩法也君
子有絜法之道謂常執而行之動作不失之此之謂
絜矩之道注絜矩之道善持其所有以恕於人耳
循按周禮絜壺氏注絜讀如絜髮之絜說文絜縣持
也釋名絜結也結束也束持之也絜絜結三字通絜
而有持執之義故鄭以執持申言之結之義為約故絜
亦訓約以法約之所以為恕使上下前後左右合而
為一如契之相約也算術以如法而一為約數之不

齊者約之則齊挈法猶之云約法耳

與為人後者注與猶奇也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為者

而往奇之是貪財也

循按士昏禮記云子有吉我與在注云與猶兼也古

文與為豫此釋文與音預蓋已有為後之人而此又

兼之注以為猶奇者兼則疑於宜之奇為卦劫之餘

則不當與於正揲之數矣與不訓奇故云猶奇兩人

相兼為偶此兼之轉為奇如指有六不為偶而轉為

枝矣

禮記補疏卷三終

姪廷琮校字

論語補疏卷上

其為人也... 江都焦循學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注王曰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之

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為說懌

循按當其可之謂時說解悅也不憤不啟不悱不發

時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時

也求也退故進由也兼人故退時也學者以時而說

此大學之教所以時也教者學者皆期其能解悅邢

疏引譙周說說深樂淺未是

人不知而不愠注愠怒也凡人有事不知君子不怒

循按疏有二說前一說他人不見知而我不怒此非
注義注言人有所不知則是人自不知非不知己也
有所不知則亦有所知我所知而人不知因而愠之
矜也人所知而我不知又因而愠之忌也君子不矜
則不忌可知其心休休所以爲君子也後漢儒林傳
注引魏略云樂詳字文載黃初中徵拜博士十餘人
學多褊又不熟悉惟詳五業並授其或難質不解詳
無愠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
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注上謂凡在己上者
言孝弟之人必恭順好欲犯其上者少也

循按邱光庭兼明書云皇侃曰犯上謂犯顏而諫言
孝弟之人必不犯顏而諫明日犯上謂干犯君上之
法令也言人事父母能孝事兄長能弟卽能事君上
能遵法令必不干犯於君上也今皇侃疏引熊埋云
孝弟之人志在和悅先意承旨君親有日月之過不
得無犯顏之諫然雖屢納忠規何嘗好之哉邢疏謂
皇氏熊氏違背注意蓋以注言凡在己上則不專指
君親乃凡在己上之人必恭順而不欲犯其不好犯
君親益不待言矣皇熊切言之與注意亦不爲違背
蓋犯顏而諫在唐宋以後視爲臣道之常而聖人則

言言和政卷一
二
以爲忠誠之變如龍逢比干不得已而爲之故雖或
犯顏直諫而心實不好也漢書蓋寬饒傳云好言事
刺譏奸犯上意奸顏師古音干干犯上意卽犯上又
叙傳云初成帝性寬進入直言是以王音翟方進等
繩法舉過而劉向杜鄴王章朱雲之徒肆意犯上後
漢書荀彧亦云田豐剛而犯上犯上爲犯顏而諫古
之通義也皇侃本之耳表記云事君可貴可賤可富
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鄭注云亂謂違廢事
君之禮爲亂卽此所云作亂非必悖逆乃爲作亂也
皇氏熊氏尙知古人事君之禮故用以解說此經邱

氏生於唐遂覺犯顏而諫不可爲犯上增出法令二
字顧孝弟之人不犯法令不悖逆何待有子言之先
軫怒秦囚之歸不顧而唾於箕之役則曰匹夫逞志
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而死軫之犯
顏固出於一時忠憤而自咎如此有子所云犯上正
軫之所云逞志於君爾自有子之意不明爲人臣者
遂以犯顏而諫爲常至明人有以理勝君之說始以
不平歸咎於君極於撼門而哭指斥以鳴其直由犯
顏至於違廢事君之禮身入於亂而不自知有子以
好犯顏者究其歸於作亂而探其本於孝弟所以立

千古人臣之鵠者微矣

傳不習乎注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

循按邢疏云傳惡穿鑿穿鑿非不習之謂已所素習

用以傳人方不妄傳致誤學者所謂温故而知新可

以為師也

學則不固注孔曰固蔽也一日言人不能敦重既無威

嚴學又不能堅固識其義理

循按此注固有二義一為蔽一為堅蔽之義為闡曲

禮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鄭氏注云固謂不達於禮

不達於禮是為蔽塞不通此固所以為蔽也不學故

不達禮學則達於禮不固者達於禮也一日者別為

一說不固為學不堅固由於不重與蔽之訓適相反

皇侃專用後一說已失孔氏之旨其解蔽字之義則

云蔽猶當也言人既不能敦重縱學亦不能當道理

此既不明蔽字之義又不合堅固之義而以蔽固之

解與一日云云相牽混非也一日二字是何晏兼存

異說非亦孔安國注鄉原德之賊也注先引周曰云

皆何晏兼存之說非仍前所注之入之言也蔽訓

當乃包氏所注一言以蔽之未可引為孔氏義

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注鄭曰主親也

循按親忠信之人無友不如己之人兩相呼應皇侃
解作忠信爲心百行之主殊鄭義

六十而耳順注鄭曰耳聞其言而知其微旨

循按耳順卽舜之察邇言所爲善與人同樂取於人
以爲善也順者不違也舍己從人故言入於耳隱其
惡揚其善無所違也學者自是其學聞他人之言多
違於耳聖人之道一以貫之故耳順也謂知微旨此
在不惑知天命時已然不待六十矣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注馬曰矩法也從心所欲無
非法

循按矩卽絜矩之矩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以心所欲爲矩法而從之不踰者所惡於上不以使
下也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也所惡於前不以先後也
所惡於後不以從前也所惡於右不以交於左也所
惡於左不以交於右也皇侃解爲放縱其心意而不
踰法度非是馬云無非法尙未得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注攻治也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
歸異端不同歸也

循按何晏以小道爲異端注子一以貫之云天下殊
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舉矣與此注

互相發明何晏以老莊之學說經謂善道有統卽莊子所謂通於一而萬事畢也皇侃以異端爲諸子百家之書邢疏仍之漢賢良策問云或曰良玉不琢又云非文無以輔德二端異焉韓詩外傳云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蓋異端者各爲一端彼此互異惟執持不能通則悖悖則害矣有以攻治之卽所謂序異端也斯害也已所謂使不相悖也攻之訓治見考工記攻木之工注小雅可以攻玉傳云攻錯也繫辭傳愛惡相攻虞翻云攻摩也彼此切磋摩錯使紊亂而害於道者悉歸於義故爲序韓詩序字足

以發明攻字之意已止也不相悖故害之也楊氏爲我墨氏兼愛端之異者也楊氏若不執於爲我墨子若不執於兼愛互相切磋自不至無父無君是爲攻而害止也大學斷斷兮無他技鄭注云他技異端之技也經文自發明之云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有容而若己有則善與人同故能保子孫黎民而爲利媚疾不通則執己之一端不能容人故不能保子孫黎民而至於殆殆卽害也害止則利也有兩端則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則有以摩之而不異

論語補疏卷上
剛柔兩端之異者也剛柔相摩則相觀而善孟子言
楊子爲我墨子兼愛又特舉一子莫執中然則凡執
一皆爲賊道不必楊墨也執一則不能攻賊道則害
不可止曾子居武城寇至則去寇退則反顏子居陋
巷不改其樂而不同於楊子之爲我者不執一也禹
治水勞身焦思過門不入而不同於墨子之兼愛者
不執一也故曰禹稷顏回同道又曰禹稷顏子易地
則皆然惟易地皆然所以異而同亦所以同而異攻
之則不執一而能易地皆然矣何晏以治訓攻引易
而謂異端不同歸其說似是乃所謂同歸爲善道有

統則仍執一無權非易地皆然之指而所謂治亦不
指相觀而善故已字作虛詞漢世儒者以異己者爲
異端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立費氏易左氏春秋范升
曰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孔子曰攻乎異端
斯害也已此以習左氏者爲攻乎異端與何晏說同
陳欽稱左氏孤學少與遂爲異家之所覆冒升以習
左氏者爲異端欽又以斥左氏者爲異端杜預春秋
序云簡二
傳而去
異端惟賈逵通五經之說奏曰三代異物損益隨
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邱
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損

益隨時卽易地皆然之義達之說近矣袁紹客多豪
俊並有才說見鄭康成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
端百家互起康成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
莫不嗟服以上俱見後漢書蓋以儒者執一不能通故各爲
一端以難之是爲競設異端康成本通儒不執一故
依方辯對謂於衆異之中而衷之以道也是卽康成
之攻乎異端矣道中於時而已故孔子曰我則異於
是無可無不可各執一見此以異己者爲非彼亦以
異己者爲非而害成矣孫奕示兒編云攻如攻人之
惡之攻己如末之也已之己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

吾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自止如孟子距楊墨則欲
楊墨之害止韓子闢佛老則欲佛老之害止者也此
解己字爲止是也解攻字爲距爲闢尙未精善攻其
惡卽是磨琢己身之惡攻人之惡卽是剴切他人之
惡亦不作彈擊之義

子張學干祿注鄭曰干求也祿祿位也

循按樊遲請學稼則孔子目爲小人小人不求祿位
者也子張學干祿孔子卽告以得祿之道聖人以事
功爲重故不禁人干祿而斥夫學稼者也

揖讓而升下而飲注王曰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

飲

循按釋文揖讓而升下絕句鄭箋詩賓之初筵引此則云下而飲禮記少儀云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此正以升下連文絕句與論語此文同鄭解以祈爾爵專取於飲以而飲二字引之不可成句故連下字其揖讓而升四字義無所取則舍之不引射義引此文鄭注云下降也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釋文云揖讓而升下絕句而飲一句揖讓而升降卽揖讓而升下然則鄭之句讀不專以下而飲爲句引證之法各有所當非所拘也此注先提起升及下以揖讓

迫就而飲與鄭先提起飲射爵者以揖讓而升降倒裝解法不同而所以發明其義者無異也皇侃疏云就王注意則云揖讓而升下也若餘人讀則云揖讓而升升屬上句又云下而飲下屬下句然此讀不及王意也謂下屬下句似指鄭氏詩箋何未考射義鄭注且此王注實以七字連屬爲句未見其揖讓而升下爲句以揖讓而升下爲句正莫明於鄭氏射義注釋文以下字絕句正本射義故又引鄭注賓之初筵以明其異不知宜七字連屬爲句鄭氏或斷下而飲爲句或斷揖讓而升下爲句如王氏此注且斷揖讓

為句云升及下則升字可句下字亦可句皇疏非也

起予者商也注包曰孔子言子夏能發明我意

循按起之義同於發子夏起於當前顏子發於退後

成事不說注包曰事已成不可復解說

循按解字明說字說讀若脫解脫與諫止互明事已

成已遂故不可諫止即不可解脫

儀封人注鄭曰儀蓋衛邑

循按邢疏引春秋傳衛侯入於夷儀疑與此是一後

漢郡國志東郡聊城有夷儀聊城今屬山東東昌為

齊衛之界孔子至衛未嘗由齊非是此也郡國志浚

儀注引晉地道記儀封人此邑也水經注引西征記

亦以儀封人即浚儀縣而酈氏非之浚儀在開封漢

屬陳畱陳畱郡之長垣封邱皆在其北孟康言長邱

在封邱杜曰宋地郡國志封邱有桐牢亭或曰古蟲

牢杜曰鄭地孟康言春秋匡在長垣文八年晉侯歸

匡戚之田於衛杜曰匡本衛邑中屬鄭又祭仲杜言

陳畱長垣縣東北有祭城是長垣為衛鄭交界之地

長垣之東為沛陰杜以鄭之武父在東北封邱之東

為酸棗杜以為廩延之別名又以鄭之城棣在西南

漢志東郡南燕縣南燕國通典滑州胙城縣漢南燕

縣古南燕國隱五年衛以燕師伐鄭土地名云東郡
 燕縣然則封邱以北長垣以西尚有南燕國郡國志
 東郡燕縣有平陽亭有瓦亭平陽哀十瓦定六皆衛地
 杜皆以為在燕縣東北又衛之平邱昭十宛濮僖二
 蒲桓三杜皆以為在長垣劉昭引陳畱志鞠居在封邱
 則以漢縣計之衛之境止得長垣多得封邱南燕少
 自此而南皆鄭宋地衛不得有之使儀封人在浚儀
 當今祥符蘭陽之間雖為由陳至衛之道而邑非衛
 邑矣閻百詩四書釋地謂衛儀邑在開封府蘭陽縣西北二十里鄭云蓋衛邑蓋
 者疑詞也

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注孔曰武武王樂也以征伐取
 天下故未盡善

循按武王末受命未及制禮作樂以致太平不能不
 有待於後人故云未盡善善德之建也國語周公成文
 武之德即成此未盡善之德也孔說較量於受禪征
 伐非是

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注孔曰惟仁者能審人之所好
 惡

循按仁者好人之所好惡人之所惡故為能好能惡
 必先審人之所好所惡而後人之所好好人之所

言言補正卷一
二
惡惡之斯爲能好能惡也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注孔曰黨黨類小
人不能爲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當恕而勿責之觀過
使賢愚各當其所則爲仁矣

循按皇疏作民之過也與注小人爲合觀讀如觀其
所由之觀但見其過而概加責焉非仁也諦視而察
之則知仁術矣各於其黨卽是觀過之法此爲蒞民
者示也皇侃云猶如耕夫不能耕乃是其失若不能
書則非耕夫之失也此說黨字義最明後漢吳祐傳
以掾私賦民錢市衣進父爲觀過知仁是以賦錢之

過爲仁異乎孔注漢書外戚傳燕王旦爲丁外人求
侯上書稱子路姊喪期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
不幸寡兄弟不忍除之故曰觀過知仁是當時有此
一說然以蓋主而侯外人豈得爲仁子路親愛其姊
偶愆於禮夫子裁之卽時改正且以此爲觀過知仁
疑非其倫矣吳祐所稱孫性之事尤足長詐而敝俗
遂因有安邱男子因母殺人之事矣孔氏之訓精善
吳祐之見乖乎聖人

事君數注數謂速數之數

循按釋文云何云色角反下同謂速數也鄭世主反

論語補疏卷上
謂數己之功勞也此明以速數之訓屬之何氏皇侃
疏有孔安國曰四字若然豈陸德明未見邪詩小雅
僭始既涵毛傳云僭數也釋文數音朔與此色角反
同鄭箋云僭不信也然則此數宜與僭同事君不信
則辱矣朋友不信則疏矣所謂信而後諫不信則以
爲謗已也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性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
元亨利新之道精微故不可得而聞也

循按釋文云何云元亨利新之道鄭云七政變通之
占鄭氏此注見後漢書桓譚傳注所引班固贊眭兩
夏侯京翼李傳云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
乎易春秋然子貢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
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眭京等言七政災
變故班氏引此桓譚上疏稱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
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
益圖書矯稱識記以欺惑貪邪誣誤人主班氏本此
蓋自春秋時易學不明而梓慎裨竈之流以七政占
驗爲天道故云天道多在西北子產雖正斥之以天
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而天道之稱究未能言孔
子贊易乃明之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

言言卷一
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於臨曰大亨以正天之
道也於謙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於
恒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道卽行也天道猶云
天行乾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蠱曰終則有始
天行也剝曰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復曰反復其
道七日來復天行也舉當時以奇怪虛誕爲天道者
一旦廓而清之記載哀公問云敢問君子何貴乎天
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
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
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孔子言天道在消息盈虛

在恒久不已在終則有始在無爲而物成爲格物致
知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爲伏羲神農黃
帝堯舜文王周公以來治天下之要與七政變占迴
然不合桓譚知識緯之謬而尙緣天道性命聖人所
難言也是不知孔子所言之天道非伎數巧慧所得
托也鄭氏以此解論語淺之乎觀聖人矣何氏本元
亨日新以言天道識見之卓越乎康成孟子云仁之
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
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若天道是七政變占何乃與父子君臣並爲人生不

容稍置之分謂文章可得而聞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猶云可與立未可與權未可與權正是教人權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正是教人間性與天道桓譚謂聖人所難言非其義也

未知焉得仁注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

循按釋文知如字鄭音智論衡問孔篇云子文曾舉子玉代已位而伐宋以百乘敗而喪其衆不智如此安得爲仁徐幹中論智行第九云若有人相語曰彼尚無有一智也安得乃知爲仁乎與鄭讀並同何晏不用其讀而讀如字

皇疏此注有孔安國曰四字

皇侃引李充說

以爲不及注充說卽論衡之說也史記言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有喜色其去魯則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師已以告季桓子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孟子言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出疆必載質與子文之無喜色無愠色正相反孔子貴仁而所行如是子文焉得爲仁未知二字句先輕其詞曰未知旋決其詞曰焉得也

斐然成章注孔曰妄作穿鑿以成文章

循按妄作穿鑿四字申解斐然二字蓋讀斐爲匪匪猶非也非猶不也下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注引包曰

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穿鑿妄作解不知而作妄
卽不知不知卽非然矣皇邢兩疏以斐爲文章貌未
得注義

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孔曰君子爲儒將以明道
小人爲儒則矜其名

循按儒猶士也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小人
儒正指此爾孔注未是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 鄭曰富貴不可
求而得者當脩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者雖執鞭賤職
我亦爲之矣

循按易傳稱崇高莫大乎富貴富貴非聖人所諱言
也但有可求不可求耳不可求所謂不以其道得之
也苟以其道得之何不可求之有孟子言非其道一
簞食不可受於人如以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
泰正與此章之旨相發明非道以求富貴鄙夫也必
屏富貴不言並其可求者而亦諱之此堅瓠之謂聖
人所不取也而與如通而可求卽如可求如可求則
爲之如不可求則不爲聖人之言明白誠實如此若
以富而可求爲設言之虛語此滑稽者所爲會以是
擬孔子乎執鞭爲條狼氏之職孔子爲委吏乘田正

所謂吾亦爲之者矣
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循按此文無注邢疏以成爲成功義殊不了成猶定也定卽決也三國志郭嘉傳嘉北見袁紹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袁公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難矣好謀無決卽是好謀無成好謀而成卽是好謀而能決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孔曰雅言正言也鄭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
循按此與上五十學易當是一章如子路無宿諾之

例記者因孔子有學易無大過之言以此申明之子所雅言四字指易乃不獨易也於詩於書於執禮皆雅言也論語之文最爲簡妙上旣言子所雅言下不必又贅複一語玩皆字正從易連類之詞雅卽爾雅之雅文王周公繫易多用假借轉注以爲引申孔子以聲音訓詁贊之故爲雅言孔子贊易似不同於說詩說書說禮不知同一聲音訓詁之所發明贊易與說詩書禮同是雅言非有異也

若聖與仁則吾豈敢
孔曰孔子謙不敢自名仁聖
循按聖者通也大戴禮四代篇云聖知之華也聖與

仁卽知與仁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注包曰蕩蕩廣遠之稱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其名焉

循按謚法民無能名曰神孟子言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故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不可知故無能名無爲而治故不可知繫辭傳云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孔子稱黃帝民得其利百年畏其神百年用其教百年神而化之故畏其神堯之無能名舜之無爲而治皆神也爲政以德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其之包云德者無爲易之四德爲元亨利貞天以寒暑日月運行為道聖人以元亨利貞運行為德用中而不執一故無爲無爲故不可知不可知故民無能名民運行於聖人之元亨利貞猶衆星運行於天之寒暑日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黃帝堯舜承伏羲神農之後以通變神化立萬世治天下之法論語凡言堯舜皆發明之也曰爲政以德曰恭己正南面曰脩己以敬此堯舜所以神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此堯舜所以爲德卽德卽神卽神卽德故云顯道神德行又

云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皆化裁推行之至用也民無能名四字爲成功文章之本爲則天之實包注尙未詳
子有亂臣十人注馬曰亂治也治官者十人注
循按官小臣也見呂覽注十人治官者也馬以官字解臣字邢疏解作治官之臣非是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注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也
循按古所謂利皆以及物言至春秋時人第知利已其能及物遂別之爲義故孔子贊易以義釋利謂古

所謂利今所謂義也孔子言義不多言利故云子罕言利若言利則必與命並言之與仁並言之利與命並言與仁並言則利卽是義子罕言二字呼應兩與字味其詞意甚明注以義之和釋利字此正是與命與仁之利爲孔子所言至以命仁亦子所罕言孔子固不罕言命罕言仁矣徒以利命仁三者不類乃高置利字以配命仁不知義之和正子所不罕言者也論語稱子以四教子之所慎子不語子絕四下目俱平列此子罕言利爲句下用兩與字明與諸例爲異史繩祖學齋估畢讀兩與字爲吾與點也之與謂子

言言不此矣
所罕言者惟利而已曰命曰仁皆平日所深與此似
知注疏之未合然與點指人之可與用以指仁辭不
協用以指命尤不協也
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注鄭曰此黨之人美孔子
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

循按無所成名卽民無能名所謂焉不學無常師無
可無不可也孔子以民無能名贊堯之則天故門人
援達巷黨人之言以明孔子與堯舜同大哉孔子卽
大哉堯之爲君博學無所成名卽蕩蕩乎民無能名
孔子之學卽堯舜之學也孔子云吾何執篇末云未

人可與權惟其權所以不執一而民無能名無間然也
雖別爲一篇實與上相承接

我叩其兩端而竭焉注孔曰我則發事之終始兩端以
語之竭盡所知不爲有愛也

循按孔氏之說未明此兩端卽中庸舜執其兩端用
其中於民之兩端也鄙夫來問必有所疑惟有兩端
斯有疑也故先叩發其兩端謂先還問其所疑而後
卽其所疑之兩端而窮盡其意使知所向焉蓋凡事
皆有兩端如楊朱爲我無君也乃曾子居武城寇至
則去墨子兼愛無父也乃禹手足胼胝至於偏枯是

言言不政卷一
三
故一旌善也行之則詐偽之風起不行又無以使民
知勸一伸枉也行之則刁詆之俗甚不行又無以使
民知懲一理財也行之則頭會箕歛之流出不行則
度支或不足一議兵也行之則生事喜功之說進不
行則國威將不振凡若是皆兩端也而皆有所宜得
所宜則爲中孔子叩之叩此也竭之竭此也舜執之
執此也用之用此也處則以此爲學出則以此爲治
通變神化之妙皆自此兩端而宜之也
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注顏淵解故語之而不惰餘
人不解故有惰語之時不惰一而另無道各無開然也

循按惰語謂惰於語此何氏義也正義謂餘人不能
盡解故乃懈惰於夫子之語時如此說則惰語兩字
不辭

與衣狐貉者立

循按釋文貉戶洛反依字當作貉說文貉似狐善睡
獸从豸舟聲論語曰狐貉之厚以居貉與貉同音相
通字也說文涸从水固聲讀若狐貉之貉重文作灑
貉从舟聲而讀同涸涸音同貉者也注灑云灑異
未可與適道注適之也雖學或得異端未必能之道
循按法言問道篇云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

也或曰可以適他與曰適堯舜文王者為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為他道君子正而不他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宋咸注云他異端也諸子之異端若能自通於聖人之道亦可也此注云雖學或得異端用適他之義

姪廷璠校字

論語補疏卷上終

論語補疏卷中

江都焦循學

攝齊升堂注孔曰衣下曰齊攝齊者摳衣也

循按升堂上加攝齊二字所以別於執圭之升堂也同一鞠躬如也在執圭則手不能摳衣故足縮縮如有循玉藻云執圭玉舉前曳踵又云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是也手不暇攝齊齊曳於地故如流矣在本國升堂手不執圭則攝齊齊既攝則不曳於地行不必如有循但見屏氣似不息而已攝齊與下鞠躬相貫鞠躬雙聲字孔曰斂身也斂身則身俯而前齊必

曳地也說苑子路持劔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為質以仁為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圍何必持劔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方其持劔意氣自雄身必仰既聞言而起敬則屈俯其身前衣必委地故攝齊攝齊則棄劔不持可知云攝齊以事先生當時以屈身必攝齊即以屈身為攝齊猶云屈身以事先生也

論殊路篇大夫曰子路解長劔去危冠屈節於夫子之門然攝齊師友行行爾鄙心猶存此即說苑所言而明以攝齊為屈節韓詩外傳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謂屈

身而前也鹽鐵論刺議篇丞相史曰僕雖不敏亦當傾耳下風攝齊句指受業經於君子之塗矣漢書朱雲傳少府五鹿充宗與易家論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齊升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此特用攝齊二字寫其倜儻之狀摳衣而登不欲緩行與屈身者意殊而攝則同也士昏禮記納徵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遂坐攝皮逆退適東壁聘禮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也士受皮者自後右客賓當之坐攝之此

言言補疏卷中
與士喪禮左執俎橫攝之義同鄭氏此注云攝持也
說文訓攝爲引持引者引而提之故太歲在寅爲攝
提格高誘謂格起萬物以提格連攝名之則攝正提
起之名蓋手在下物在上爲奉手在上物在下爲攝
物本著地提而起之是攝也以一手持鼎耳以一手
執俎兩手乃可奉一手不可奉故提而攝之若攝於
旁則不能橫攝者使俎橫於前而以一手提之也
此禮文之如繪者也昏禮兩人持一皮皮有四足合
之使毛向內前左足合於前右足後左足合於後右
足既左首則左一人之右手提其前二足右一人之

左手提其後二足手提足則脊向下故釋其外足見
文斯時每人各提一足其兩足下垂矣聘禮以一人
提之則兩手各提二足兩肘向外兩手握相向故云
內攝之以此準諸攝齊齊爲衣下縫正是兩手提起
使離地與攝皮狀同論語攝字正當以儀禮攝字解
之物本著地提起有似斂縮故攝有斂意士冠禮攝
酒鄭注云攝猶整也整酒謂撓之今文攝作聶疏云
有司徹云司空攝酒注云更洗益整頓之不可云洗
亦當爲撓謂更撓攬添益整頓示新也攝爲引持引
持則收斂斂則聚合酒已散更聚合之爲攝散則減

聚則增由減而增亦引而提起此攝酒所爲攝也惟其由斂而轉爲聚則以數事合於一人爲攝官事無攝之攝是也斂之所以屈之故爲撓撓者屈也荆軻傳蓋聶曰吾曩者目攝之軻與聶論劔聶怒而目之軻卽去不敢畱是目有以屈撓之索隱用士冠禮注訓爲整實用撓之義也素問五藏生成篇云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攝攝屬於指非提之而何攝齊與攝衣同爲斂而各不同管子弟子職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旣拚盥漱執事有恪攝衣共盥先生乃作蚤起盥漱衣未整齊故整齊其衣而後

共盥史記酈生傳稱酈生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旣聞酈生語於是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方倨牀洗足衣必不整齊此時輟洗起敬故整衣與弟子職盥漱後攝衣同盥漱攝衣卽內則盥漱之後櫛櫛笄總拂髦冠綉纓端鞞紳搢笏也孔子升堂時非倨牀洗足可比豈前此不衣至此始衣故以攝衣證攝齊者非也聘禮記賓入門皇升堂讓鄭氏引孔子升堂云云鄭引此文以明發氣怡焉與逞顏色怡怡同論語於升堂之上加攝齊二字兩手握衣則不得更執圭此節爲攝齊升堂明下節爲執圭升

言言不取
四
堂於升堂而增攝齊於執圭而省升堂此古人屬文之法孔氏以摳衣解之精不可言若攝齊不是摳衣但爲整齊其衣如漢帝之攝衣不知攝齊用手攝衣亦必用手攝齊不過手提之整衣則用手益加勞矣尤非執圭時情事如不用手而空言則升堂上著攝齊二字爲無謂矣且漢帝之攝衣同於弟子職之攝衣而弟子職之攝衣卽內則之端鞞紳衣本弛縱束以紳則斂攝衣者謂以紳整束其衣蓋不束帶則衣曳地束帶則齊去地矣旣以紳束之當升堂時又以手攝之攝衣攝齊雖不同而攝之爲提挈則正同也

內外餘人盥漱之後但云衣服或衣本不曳地無容其攝或並不必束帶耳吳志凌統傳盛暹夜至時統已臥聞之攝衣出門臥起攝衣與弟子早起盥漱攝衣同王仲宣七哀詩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琴傅休奕雜詩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攝衣步前庭仰觀雁南翔二詩與凌統攝衣同蓋時已臥緣愁不能寐更起攝衣步於前庭或觀雁或撫琴古人作詩不苟如此夫攝衣二字魏晉詩人且不苟用乃論語至簡至妙之文而虛加此二字乎且新序言昭奚恤攝衣而去恤是時居西面壇上自壇而下故攝衣此攝衣

正是摳衣揚雄逐貧賦云攝齊而興降階下堂則攝齊亦可云攝衣攝衣而下則攝衣而上可知矣攝齊而升則攝齊而降可知矣戰國策趙策魯仲連云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筦鍵攝衽抱机此衽與几並舉謂衽席之衽衽爲臥所薦机爲坐所憑諸侯親提之親抱之爲天子設也旣攝衽又抱几者不必一時兼爲之猶弟子攝衣在先共盥在後屬文者疊言之爾凡持兵曰攝兵提榼曰攝飲未有不用手空言攝者史記管晏列傳越石父請絕晏子憮然攝衣冠謝攝衣又攝冠者攝衣束帶也攝冠攝纓也賈子容經端

面攝纓冠之纓有二自上而繫垂其端者爲綏無綏自下而上者爲紘紘如今朝帽之絆自下勒之使上斂所云攝纓也綏如今風帽之帶結而繫之兩端下垂子路結纓是也崔駰達旨云當其無事則躡纓整襟規矩其步李賢注云躡音呂涉反躡踐也此字宜從手廣雅云躡持也言持纓整襟脩其容止史記曰攝纓整襟華嶠書躡作攝也攝纓二字亦見韓詩外傳宋玉云昔齊有狡兔盡一日而走五百里使之瞻見指注雖良狗不及狡兔之塵若攝纓而縱繼之則狡兔亦不能離也此纓如終軍請受長纓之纓以纓

繫兔之頸而牽紲之攝纓謂提挈其纓而牽之也後漢書鈔期傳期被創中額攝幘復戰謂束其幘於首朱穆傳注引續漢書云虎賁置弓階上穆過呵虎賁曰執天子器何故投於地虎賁怖卽攝弓謂自地上提弓而起也

復其位注孔曰來時所過位

循按包氏注過位爲君之空位邢疏云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君雖不在此位人臣過之宜敬此復其位孔氏以爲卽來時所過之位邢疏云復至其來時所過之位則此所復之位仍卽君之空位乃曰其

位則不可指君曰復則不可指君所立之處於復其中增入至字非經文所有爾雅釋宮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間謂之宁郭璞以位爲羣臣之列位宁爲人君視朝所宁立處說文亦以中庭左右爲位位之名屬之臣與宁有別惟天官宰夫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此位通宁而言似爲包氏所本然此統言之不必分云王之宁公卿大夫羣吏之位論語與門闕堂階並言則指中庭左右之定名非泛指矣曲禮下卿位鄭注云卿位卿之朝位也正義引鄉黨過位鄭氏注云過位謂入門右北

面君揖之位言入門右北面正是卿大夫之位過位之位鄭氏指中庭左右之臣位君方下車而過孔子過之色勃足躩夫又何疑鄭氏與孔同與包異也居不容注孔曰爲室家之敬難久公西赤曰公西赤曰循按釋文作居不客苦百反武進臧氏玉琳云居不客言居家不以客禮自處孔注云爲室家之敬難久謂因一家之人難久以客禮敬己也是當從釋文作客開成石經亦作居不客臧氏說是也後漢書周燮傳注引謝承書云燮居家清處非法不言兄弟父子室家相待如賓此正所謂客也

迅雷風烈注鄭曰風疾雷爲烈其味此字於夫數其重

循按雷風之來旣疾急而至於猛烈迅雷風三字連讀鄭以疾屬風以烈屬雷互明之也

子路共之三臭而作注子路以其時物故共具之非本意不苟食故三臭而作作起也

循按荀子禮論云利爵之不醮也成事之俎不嘗也三臭之不食也一也何注本此文三王制文禮論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注孔曰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也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 如用之則

吾從先進注將移風易俗歸之淳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

循按皇侃上節注仕作士謂先輩五帝以上後輩三王以還是也五帝時淳素質勝於文三王時文質彬彬益野人而爲君子自時厥後文益盛文又勝於質遽欲其彬彬還爲君子不易得宜以上古之淳素和之用謂變化之移風易俗四字解用字最切孔子時文勝質既非先進亦非後進欲其仍還後進之君子必先移易以先進之野人也譬如陰陽宜和病陰盛者宜以純陽制之然後乃得其和孔子從先進非重

野人輕君子正將由野人而至君子也注云因世損益得之因質勝而益之爲君子因文勝而損之爲君子損文勝莫如從先進此聖人裁成輔相之妙也邢昺緣注中仕字牽合下章皆不及門謂此爲不從陳蔡得仕進者又以先進當昭襄之世後進當定哀之世於禮樂因世損益之義何以得合

皆不及門也注鄭曰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

循按堯典詢于四岳闢四門鄭氏注云卿士之職使爲己出政教於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

前也

詩緇衣正義

孔穎達用孔傳而正義引此文云論語

云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門者行之所由故以門言仕路孔以闢門為求賢之路與鄭異鄭以門為卿士之家則及門者謂仕於卿大夫之私朝也周禮大司馬辨名號之用帥以門名注云帥謂軍將以門名者所被徽識如其在門所樹者也軍將皆命卿古者軍將蓋為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為軍將者也春官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注云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襄九年戲之盟鄭六卿公

子駢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薑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注云門子卿之適子卿之子稱門子是卿以門名卿當門以門名適子代父當門則稱門子其仕於卿大夫之門謂之及門矣

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注陳曰言閔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

循按漢書杜鄴傳舉方正對曰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問也後漢范升傳升奏記王邑曰升聞子以人不問於其父母為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

爲忠又云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者皆引以爲從令之證蓋以從令而致親於不義則人必有非間其父母昆弟之言唯不苟於從令務使親所行均合於義人乃無非間其親之言是乃得爲孝然則閔子之孝在人無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人所以無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者以其不苟從親令也陳注動靜盡善或卽指此藝文類聚孝部引說苑云閔子騫兄弟二人母死其父更娶復有二子子騫爲其父御車失轡父持其手衣甚單父則歸呼其後母兒持其手衣甚厚温卽謂其婦曰吾所以娶汝乃爲吾子今汝欺我

去無畱子騫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四子寒其父默然故曰孝哉閔子騫一言其母還再言三子温太平御覽四百一十三引師覺授孝子傳云閔損字子騫以德行稱早失母後母遇之甚酷損事之彌謹損衣皆稿臬爲絮其子則綿纊重厚父使損御冬寒失轡後母子御則不然父怒詰之損默然而已後視二子衣乃知其故將欲遣妻損諫曰大人有一寒子猶上垂心若遣母有二寒子也父感其言乃止依此事閔子不從父令則後母不遣是其上事父母兩弟温煖無愠心而恐母遣而兩弟寒是下順兄弟於是父感

論語補疏卷中
十一
之其後母及兩弟亦感之可知則此一不從父令而諫一家孝友克全尤非尋常不苟從令可比孔子稱其孝兼言兄弟正指此事是所謂動靜盡善也後母之酷可間二子獨綿纒可間父不能察後妻可間一諫而全家感化父母不失其慈二子不失其悌使可間化而爲無可間閔子之孝不啻大舜之又人格姦若恭世子不肯傷公之心不言志而死非可言孝也不字作無字解自明人無非間之言不是無非間閔子之言乃無非間其父母昆弟之言也

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注言

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

循按此文簡奧宜以不受命三字爲之樞皇疏引殷仲堪云不受嬌君命江熙云賜不榮濁世之祿亦庶幾道者也雖然有貨殖之業恬愉不足所以不敢望回耳兩說於受命爲合揆論語此文謂顏子不受祿命則貧而至於屢空子貢不受祿命則貨殖而屢中相較回也其庶幾乎貨殖上用一而字明從屢空作轉同一不受祿命回不貨殖故屢空賜貨殖而屢中故不屢空兩屢字亦相呼應不善貨殖者損折亦能

屢空賜則能屢中謂如其所億度而得贏餘也回非不能貨殖屢中其至於屢空本不貨殖以得贏餘故空乏也先提起其庶乎三字下文倒裝互發周秦之文往往如此而此文尤其靈妙者也何氏以不受命爲不受教命辭義遂不可達

子在回何敢死注包曰言夫子在己無所敢死

循按毛西河說最精善呂氏春秋孟夏紀勸學篇云會點使會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會點曰無乃畏邪會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兩事

相比然則回何敢死正是回何敢畏高誘注訓畏爲死謂由畏而死卽檀弓死而不弔之畏矣以畏而死則子必不死故知子在以畏而死則不可死故顏子不敢死卽會子安敢畏以會證顏義本明白何從來未見及此而待西河之雄辨也西河之辨善矣何亦不引證及此也西河說見聖門釋非錄檀弓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鄭注畏字云人或時以非罪攻己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鄭氏引子畏於匡之畏證死而不弔之畏且以死而不弔爲輕身忘孝豈孔顏而輕身忘孝以畏而死乎是回所以不敢死鄭已明之

惜鄭氏論語此注何氏不採也孟子云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立巖牆之下則恐其厭厭而死猶畏而死俱爲非命莫者無也不可非命而死乃爲知命孟子此文與子在回何敢死相發明子在者聖人知命不死於非命也回何敢死者大賢知命不死於非命也論語此文明聖賢知命之學其所以能不死者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索隱云家語子路彈劒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圍而去今此取論語文王旣沒之文及從者臣甯武子然後得去蓋夫

子再厄匡人或設辭以解圍或彈劒而釋難檀弓正義引世家云陽虎嘗侵暴於匡時又孔子弟子顏刻爲陽虎御車後孔亦使刻御車從匡過孔子與陽虎相似故匡人謂孔子爲陽虎因圍欲殺之孔子自說故匡人解圍也自說者謂卑辭遜禮論語注云微服而去謂身著微服潛行而去不敢與匡人鬪以媚悅之也此所引與今史記不同而微服爲遭宋桓司馬事見孟子此時以貌似陽虎被圍但明其非虎則圍可解不必微服不必使從者爲甯氏臣也琴操云匡人告匡君曰往者陽虎今復來至乃率衆圍孔子數

曰不解子路悲感悖然大怒張目奮劍聲如鐘鼓孔子曰由來今汝欲鬪名爲戮我於天下爲汝悲歌而感之汝皆和我孔子乃引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拒軍士僵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瓦解而去蓋微服所以脫桓魋彈琴所以解匡人魋惡其習禮故微服自廢於禮以柔魋之怒匡人憾虎暴故彈琴以明其非虎各有所當可想見聖人解難之妙用若鬪必死於畏矣故操琴戒子路之欲鬪而禮疏稱其不敢與匡人鬪不鬪所以不死不死所以爲知命皇疏引李充言輕死非明節是也邢疏云孔子謂顏淵

曰吾以女爲以死與匡人鬪也謂鬪則致死然則回不敢死正回之不敢鬪也史記集解引包注作已無所致死邢疏一則云回必致死再則云言不敢致死包注敢死宜作致死

攝乎大國之間注包曰攝迫也迫於大國之間

循按荀子禮論云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於隘攝傷生楊倞注隘窮也攝猶戚也此戚卽蹙字窮蹙與迫同楚辭哀時命衣攝葉以儲與兮王逸章句云攝葉不舒貌迫蹙故不舒

吾與點也注周曰善點獨知時

循按三子所言者為政之具具猶器也聖人以道運器則時行焉故與點也邢疏以與點為善其不求為政以知時為生值亂時志在澡身浴德詠懷樂道皆失之

論語補疏卷中
孫授
詩校字

論語補疏卷下

江都焦循學

克己復禮為仁注馬曰克己約身孔曰復反也自能反禮則為仁矣

循按孔與馬異孔訓克為能故云身能反禮邢疏解為能約身非孔義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注孔曰為仁之道莫尚乎敬包曰在邦為諸侯在家為卿大夫

循按皇侃以敬恕為二事非也克己復禮仁也古志

之言也

昭十二年左傳

孔子引以答顏淵非禮勿視非禮勿

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孔子所以解克己復禮也出

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晉曰季之言也

僖三十三年左

傳孔子引以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

在家無怨孔子所以解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

祭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為克

己復禮之目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為己所

不欲勿施於人之目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則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矣在家

無怨仁及乎一家矣在邦無怨仁及乎一國矣天下

歸仁仁及乎天下矣仁及家國天下不過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故為人由己而不由人由己有所欲而推

之則能好天下之所好由己所不欲而推之則能惡

天下之所惡人以非禮加己己所不欲也即勿視勿

聽勿言勿動勿施於人也勿施於人即是克己克己

而不以非禮施人即復禮也克己復禮未詳其目故

顏淵請問之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先已詳

其目而後反復明之不煩更問此兩章問仁互相發

明文亦錯綜入妙後漢臧洪傳云使主人少垂忠恕

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己以克己為忠恕是克己復

禮者卽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

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注孔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唯子路可循按呂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正義云單辭謂一人獨言未有與對之人訟者多直己以曲彼構辭以誣人孔子美子路云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片言卽單辭也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肯自道己長妄稱彼短得其單辭卽可以斷獄者惟子路耳凡人少能然故難聽也此說甚明與下子路無宿諾一貫無宿諾者不輕諾也子路篤信不欺故其單

辭必無誣妄孔子假訟辭之不信以明子路之信非謂子路有與人訟之事也若子路聽訟雖極明決亦必兩造至然後聽之不待兩造至據單辭以爲明決恐無是理且與無宿諾何涉無宿諾自爲不欺單辭折獄自爲明決明決者不必不欺不欺者不必明決也皇疏引孫綽云謂子路心高而言信未嘗文過以自衛聽訟者便宜以子路單辭爲正不待對驗而後分明也非謂子路聞人片言便能斷獄也孔云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必須兩辭則必無單辭可折之理又云偏信一言以折獄者唯子路可者謂若偏信

一辭則惟此一辭出諸子路乃可也子路固必不訟
訟者必非子路然則聽訟者何得偏信一言以爲曲
直孔子美子路之不欺亦所以爲聽訟者砭也當時
或有信一言以爲曲直者故孔子發之觀下章言聽
訟吾猶人也則此章論聽訟不論子路明矣
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注君子自縱泰似驕而
不驕小人拘忌而實自驕矜也無謂語自爲不恭單
循按泰者通也君子所知所能放而達之於世故云
縱泰似驕然實非驕也小人所知所能匿而不露似
乎不驕不知其拘忌正其驕矜也君子不自矜而通

之於世小人自以爲是而不遽通之於人此驕泰之
分也邢疏不能詳今拜乎下泰也此泰乃怵之借
剛毅木訥近仁注王曰剛無欲也毅果敢也木質樸也
訥遲鈍也

循按巧言令色鮮矣仁此質樸遲鈍所以近仁也唐
書刑法志云仁者制亂而弱者縱之然則剛強非不
仁而柔弱者仁之賊也此果敢所以近仁也
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注包曰此四者行之難未
足以爲仁

循按董子論仁曰其事易此孔子之惜也我欲仁斯

仁至矣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皆以仁為易也故易傳云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呂覽察微云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讓不取金不伐不欲也而贖人之路遂窒孟子稱公劉好貨太王好色與百姓同之使有積倉而無怨曠孟子之學全得諸孔子此即已達達人已立立人之義必屏妃妾減服食而於百姓之飢寒仇離漠不關心則堅瓠也故克伐怨欲不

行苦心潔身之士孔子所不取不如因己之欲推以知人之欲即因己之不欲推以知人之不欲絜矩取譬事不難而仁已至矣絕己之欲而不能通天下之志非所以為仁也

人也 **注** 猶詩言所謂伊人

循按詩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貫下之詞也此人也二字亦貫下之詞故何氏引詩以例之皇疏謂管仲人也是美管仲非是皇疏此注為鄭康成

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注** 孔曰伯氏食邑三百家仲奪之使至疏食而沒齒無怨言以其當理

也

循按天官太宰八柄六曰奪以馭其貧注云奪謂臣有大罪没入家財者蓋伯氏時有罪管仲没其家財故注云當理廣雅理治也治獄之官名理當理謂治獄得當也此管氏所以爲法家之冠矣諸葛孔明廢廖立爲民廖聞亮卒垂泣歎曰吾終爲左衽矣又嘗廢李平爲民徙梓潼郡十二年平聞亮卒發病死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没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為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習氏引管仲事以例諸葛今轉可引諸葛

事以例管仲邢疏未能詳也惟習云聖人以為難則連下貧而無怨爲一章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注孔曰爲己履道而行之爲人徒能言之

循按荀子人乎耳者著乎心爲己也入乎耳出乎口爲人也入耳出口故徒能言之北堂書鈔引新序云齊王問墨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何如對曰古之學者得一善言以附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悅人顏氏家訓勉學篇云古之學者爲己以補不足也今之學者爲人但能說之也

百官總己注馬曰己百官

循按說文總聚束也己猶身也皇疏云百官各自束己身是也

原壤夷俟注馬曰夷踞也俟待也踞待孔子

循按法言五百篇云或問禮難以彊世曰難故彊世如夷俟倨肆羈角之哺果而陷之奚其彊宋咸注云夷俟倨肆皆驕倨之謂廣雅云蹲踖屢啓肆踞也夷俟卽是倨肆俟肆音相近夷俟猶踖肆與鞠躬爲掣躬同鞠躬雙聲也夷俟疊韻也馬氏訓俟爲待而謂踞待孔子失之

子一以貫之注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舉矣故不待多學而一知之循按繫辭傳云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韓康伯注云少則得多則惑塗雖殊其歸則同慮雖百其致不二苟識其要不在博求一以貫之不慮而盡矣與何晏說同易傳言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何氏倒其文爲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則失乎聖人之指莊子引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此何韓之說也夫通於一而萬事畢是執一之謂也非一以貫之也孔子以一貫語曾子曾子卽發明之云

言言不政卷一
忠恕而已矣忠恕者何成己以成物也孟子曰大舜
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舜於
天下之善無不從之是真一以貫之以一心而同萬
善所以大也一貫則為聖人執一則為異端董子云
夫喜怒哀樂之發與清暖寒暑其實一貫也四氣者
天與人所同也天與人一貫人與己一貫故一貫者
忠恕也孔子焉不學無常師無可無不可異端反是
孟子以楊子為我墨子兼愛子莫執中為執一而賊
道執一由於不忠恕楊子惟知為己而不知兼愛墨
子惟知兼愛而不知為我子莫但知執中而不知有

當為我當兼愛之時也為楊者必斥墨為墨者必斥
楊楊己不能貫墨墨己不能貫楊使楊子思兼愛之
說不可廢墨子思為我之說不可廢則恕矣則不執
一矣聖人之道貫乎為我兼愛執中者也執一則人
之所知所行與己不合者皆屏而斥之入主出奴不
恕不仁道日小而害日大矣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保
邦之本也己所不知人其舍諸舉賢之要也知之為
知之不知為不知力學之基也善與人同則人之所
知所能皆我之所知所能而無有異惟事事欲出乎
己則嫉忌之心生嫉忌之心生則不與人同而與人

言言在政卷一
異執兩端而一貫者聖人也執一端而無權者異端也記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各有所當何可以一端概之史記禮書云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惟孔子無所不貫似恃乎多學而識之乃多學而識仍自致其功而未嘗通於人孔子以忠恕之道通天下之志故無所不知無所不能非徒持乎一己之多學而識也忠恕者絜矩也絜矩者格物也物格而後知致故無不知由身以達乎家國天下是一以貫之也一以貫之則天下之知皆我之知天下之能皆我之能何自多之有自執其多仍執一矣

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注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爲而治

循按孔子贊易言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正與此經相發明蓋伏羲神農以前民苦於不知伏羲定人道而民知男女之有別神農教耒耜而民知飲食之有道顓蒙之知識已開詐僞之心漸起往往窺朝廷之好尚以行其慧假軍國之禁令以濟其詭無爲者無一定之好尚無偏執之禁令以一心運天下而不息故能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也黃帝堯舜承伏羲神農之後以通變神化爲治所謂

言言和政卷一
九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伏羲神農之治在使民有所知黃帝堯舜之治在不使民知不使民知所以無爲何以無爲由於恭己恭己則無爲而治卽所謂篤恭而天下平中庸本天命率性而推論脩道設教之由盡其性以盡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此伏羲神農之治也其次致曲曲能有誠以至形著明動變化此黃帝堯舜之治也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唯天下至誠爲能化變化承於盡性之後故云其次次猶繼也盡性者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也致曲者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也

因其性善而使之知故自誠明因其知而致曲使復其性之善故自明誠伏羲神農開其先固是天下至誠黃帝堯舜次其後亦是天下至誠鄭康成謂其次致曲爲不能盡性失之矣羲農已盡人盡物之性繼之者以能化爲神此黃帝堯舜次羲農以通變神化爲治實爲萬世聖王之法中庸自此以下多詳能化之義曰至誠如神曰時措之宜曰無爲而成曰生物不測曰純亦不已惟時措故不已惟不已故不測惟不測故如神而神則無爲凡議禮制度考文所以寡天下之過無不如此無爲而治民無能名堯舜之能

論語精義卷六
一

化也文武法堯舜者也故明之云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錯行代明並育並行溥博淵泉而時出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而無所倚皆所以如神所以能化之實用也如是乃無爲而治故未暢發之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爲人之所不見乎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賞而勸不怒而威所以無爲而治所以篤恭而天下平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天之無爲而成卽聖人之無爲而治刑疏以無爲爲老氏之清淨全與經義相悖

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注** 子曰無求生以害人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

循按殺身成仁皇邢兩疏引比干夷齊固矣乃殺身不必盡甘刀鋸鼎鑊也舜勤衆事而野死冥勤其官而水死爲民禦大菑捍大患所謂仁也以死勤事卽是殺身成仁苟自惜其身則禹不胼胝不至於跳步則水不平民生不遂田賦不能成卽是不能成仁故有殺身以成仁者也不愛其身以成仁則能敬其事故脩己以敬卽能安人安天下也管仲不死而民到於今受其賜則成仁不必殺身死不死之關乎仁不仁可互見矣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注包曰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乘習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

循按包注以闕文借人兩事平列孔子自謂云云總乘上兩事言之不闕文馬不調不假人調之皆自妄逞聰明不知妄作也邢疏謂有馬借人爲舉喻非是借猶藉也僖二十八年先軫曰使宋會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釋文藉借也杜注云報借齊秦使爲宋請宣十二年楚子告唐惠侯曰敢藉君靈以濟楚師杜

注云藉猶假借也我有馬不能服習藉人之能服習者乞其代已調良此謹篤服善之事也與子路以車馬衣裘公諸朋友不同史闕文屬書借人乘屬御此孔子爲學六藝者言也

涅而不緇注孔曰涅可以染皂

循按釋文涅乃結反說文云謂黑土在水中者也黑土在水中卽汙泥爾故廣雅訓涅爲泥乃泥非染物孔謂可以染皂者淮南齊俗訓云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倣真訓云今以涅染緇則黑於涅高誘注云涅礬石也西山經女牀之山其陰多石涅郭注云卽

言言補疏卷下
三
礬石也楚人名爲涅石秦人名爲羽涅也本草經亦名曰涅石也神農本草經礬石一名羽礬礬卽涅也其可以染皂蓋指今之皂礬

敏則有功注孔曰應事疾則多成功也

循按敏訓疾孔所本也僖四年遂伐楚次于陘公羊傳云其言次于陘何有俟也孰俟俟屈完也注云生事有漸故敏則有功疏云敏審也言舉事敏審則有成功矣是敏之義爲審僖二十三年左傳辟不敏也注云敏猶審也三十三年左傳禮成而加之以敏注云敏審當於事亦以敏爲審周禮地官師氏二曰敏

德注云敏德仁義順時者也當其可之謂時順時則審當之謂也中庸人道敏政注云敏勉也敏或爲謀訓勉則讀敏爲黽勉同心之黽或爲謀則審當之義矣蓋善謀而審當所以有功若徒以疾速便捷爲敏非其義矣故公羊云有俟而何氏以敏屬之有俟則非疾速便捷矣推之敏於事謂審當於事也好古敏以求之謂審以求之也聖人教人固不專以疾速爲重耳

可以羣注孔曰羣居相切磋

循按詩之教溫柔敦厚學之則輕薄嫉忌之習消故

言言補疏卷下
可以羣居相切磋邢疏引詩如切如磋非其義
患得之注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楚俗語

循按古人文法有急緩不顯顯也此緩讀也公羊傳
如勿與而已矣何休注云如卽不如齊人語也此急
讀也以得爲不得猶以如爲不如何氏謂楚俗語孔
子魯人何爲效楚言也

殷有三仁焉注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稱仁以其俱
在憂亂寧民

循按孔子以管仲爲仁不取召忽之死以爲匹夫匹
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人莫之知又云有殺身以成
仁死而成仁則死爲仁死而不足以成仁則不必以
死爲仁仁不在死亦不在不死總全經而互證之可
見也三人之仁非指去奴死爲仁也商紂時天下不
安甚矣而微箕比干皆能憂亂安民故孔子歎之謂
商之末有憂亂安民者三人而紂莫能用而令其去
令其奴令其死也不能憂亂安民而徒能死石之紛
如徒人費其人忠於所事則然不可謂之殺身成仁
不能一匡天下而藉口於管仲之不死則又不如召
忽不如石之紛如徒人費矣

至則行矣注孔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子

路曰不仕無義。鄭曰：畱言以語丈人之二子。循按皇甫謐高士傳引論語至至則行矣而止，蓋謂子路復至而丈人已先避去。如後世蘇雲卿呂徽之之流，若然則子路之言向誰發之？邪？觀其稱長幼之節不可廢，為向二子說無疑。前云見其二子正為子路，此言張本然則丈人亦偶出不在耳。陳天祥四書釋疑云：丈人既欲自滅其跡，則不當止子路宿於其家，而又見其二子也。又云子路乃路行過客，既已辭去，安能知其必復來也？斯言得之。

逸民。注：逸民者，節行超逸者也。

循按說文作佚佚，與逸通。莊子田子方篇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瞳若乎後矣。後漢書逸民傳序云：蓋錄其絕塵不反，則以逸民為民之奔逸絕塵，所謂超逸也。三國志云：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逸羣猶奔逸絕塵。人同其心，可成其小，欲其大，則其心亦同。

如之何其拒人也。注：包曰：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

張。循按：交有友交汎交之異，故無友不如己者，謂友交

也。論語有友交汎交之異，故無友不如己者，謂友交也。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注小道謂異端 致遠恐泥注
包曰泥難不通

循按聖人一貫則其道大異端執一則其道小孟子
以爲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能通天下之志故大執
己不與人同其小可知故小道爲異端也可觀謂可
以相觀而善卽攻乎異端也百家九流彼此各異使
彼觀於此而相摩焉此觀於彼而相摩焉則異者相
易而爲同小者旁通而爲大惟不能相觀而善小終
於小而不相通則不能致遠矣泥卽執也相觀則能
致遠不相觀則泥故欲致遠則恐其泥是以君子不

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注包曰允信也困極也
永長也言爲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
終

循按閻百詩尙書古文疏證云四海困窮不得如漢
注作好天祿永終亦不得作不好蓋允執厥中一句
一義耳四海困窮欲其俯而恤人之窮天祿永終則
欲仰而承天之福亦如洪範考終命大雅高朗令終
云爾班彪著王命論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
矣王嘉傳亂國亡軀不終其祿薛宣朱博傳叙位過
厥任鮮終其祿不終鮮終方屬弗祥

言言補正卷一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注孔曰命謂窮達之分

循按論語言五十而知天命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又云死生有命又云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至於命之為命則孟子詳言之云妖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又云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體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

也有性也君子不謂命也皆發明孔子知命之說也死生窮達皆本於天命宜死而營謀以得生命宜窮而營謀以得達非知命也命可以不死而自致於死命可以不窮而自致於窮亦非知命也故子畏於匡回不敢死死於畏死於桎梏死於巖牆之下皆非命也皆非順受其正也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然則立巖牆之下與死於畏死於桎梏皆為不知命味色聲臭安佚聽之於命不可營求是知命也仁義禮智天道必得位乃可施諸天下所謂道之將行命也不得位則不可施諸天下所謂道之將廢命也君子以行

道安天下爲心天下之命造於君子孔子栖栖皇皇不肯與沮溺荷蕢同其辟世者聖人於天道不謂命也百姓之飢寒囿於命君子造命則使之不飢不寒百姓之愚不肖囿於命君子造命則使之不愚不不肖口體耳目之命已溺已飢者操之也仁義禮智之命勞來匡直者主之也故己之命聽諸天而天下之命任諸己是知命也君子爲得位者之稱君一邑則宜造一邑之命君一國則宜造一國之命視百姓之飢寒不能拯之衽席視百姓之愚不肖不能開其習俗徒付之無可如何是不知命不知命故無以爲君子知回何敢死之故乃知死生有命之命知天下有道邱不與易之故乃知道行道廢之命第以守窮任運爲知命非孔子所云知命也

姪廷琮校字

論語補疏卷下終

